

棠棣之花

郭沫若著

華夏書局發行

目次

第一幕	聶母墓前.....	三
第二幕	濮陽橋畔.....	三
第三幕	東孟之會.....	三
第四幕	濮陽橋畔.....	五
第五幕	十字街頭.....	九

附錄

一	我怎樣寫『棠棣之花』.....	一〇
二	由『墓地』走向『十字街頭』.....	一二
三	『棠棣之花』導演的自白(凌鶴).....	一八
四	『棠棣之花』的故事.....	二四
五	曲譜十一首.....	二七

人 物 表

聶政——年二十歲。明敏，果敢，富於正義感。

聶嬰——聶政之姊，二人學生。性情相似。

因係學生之故，此二人須求其面貌之近似者，但亦不必全同。學生子本有兩種，有絕對相同者，必爲同性；有僅如普通之兄弟姊妹者，必爲異性。此爲姐弟，故只求其近似即可。

酒家母——年三十餘。係一通常婦女，生活雖毀敗而不墮爛，富於同情心，勤敏。

酒家女春姑——年十七八。美好，健康，富於自尊心與正義感。

嚴仲子——年四十以往。正直而有遠見，並能謙恭下士。

食客韓山堅——年四十左右。機警，但心地坦白。

韓相俠累——年四十以往。陰險，跋扈，粗暴。

韓侯——年五十左右。昏庸，肥胖，愈覺愈爲合格。

秦使——年三十餘。此人戲雖無多，但須矯健穩重，頗須自恃而不失於矜持。目中無人，卻不宜顯其傲。

慢。

盲叟——年六十以往。悲慘社會中之人生經歷者。人類社會中有無形的一種正義感與同情心，此人即其綜合之象徵。

幼女玉兒——盲叟之孫女，年十二，一片天真。

士長一與二——此二人爲俠之黨羽，愚昧，剛愎，橫暴。

衛士甲與乙——此二人在戲中地位，頗爲重要，似愚蠢而卻天真，似粗暴而卻柔順，良心未昧，易受感動。

其它衛士十餘人，奉使隨從二人，治遊男女及市民之羣若干人。

第一幕 弄母墓前

景：一望田畝半，皆荒蕪，遠處有淺山環繞。山勢餘脈在左近田畝中形成一帶高地，上多白楊。白楊樹上啼鴉噪晚，樹下一墓有欄杆圍繞（在臺上只現出後方與右後的一部份），墓前有臺階數段。一碑題「弄母之墓」四字，側向右。左手一條隱道，遠遠斜走而來，與墓地相連。

弄母攜桃花數枝並提一竹籃自隱道上，弄母於裝佩劍隨後。

政（指點）姐姐，你看這一帶的田地都荒廢成這個樣子了！

婆（嘆息）哎，今年望明年太平，明年望後年豐收，望了將近十年了，可是這眼前的世界簡直成了烏鴉

和亂草的世界。（回首指點）你聽，那白楊樹上的烏鴉叫得多麼難聽呵，好像是在嘲弄我們人的命

運一樣呢。

政人的五腑六臟只供那些烏鴉加餐，人的血肉脂膏只供那些亂草蕃榮——亂草呀，烏鴉呀，倒是你們比我們幸福得多了。

婆（指點）你看，母親的墳墓已長成這樣亂草蓬蓬了。母親死去已經三年，死而復生的只有這些亂草，和我們相依爲命的母親卻是永遠不再回來。哎，我們這幾年來，真是嘗盡了離亂的滋味了。

政 這幾年來常常鬧着戰亂，今日合縱，明日連衡，今日征燕，明日伐楚，六國的諸侯他們都不把老百姓當成入，只顧貪圖擴大自己的權勢。做犧牲的老百姓假使老是默默服從下去，禍亂便永遠沒有盡頭——三年前，嚴仲子和我說過的這些話，我是一刻也不會忘記。姐姐，現在正是我們年青人發奮有爲的時候了！（激昂地拔劍及半，復行收入。）

婆 是的，你這次去訪嚴仲子，我正希望你們能够做出一番救國救民的事業出來。

此時欲圓未圓的月兒自遠山昇上，姐弟二人已步上墓。婆婆置竹籃墓前，分桃枝爲二，插於碑之左右。婆政研白楊一枝，在墓之周圍打掃。婆婆自籃中取供物陳布，並取出洞簫一枝。

婆 哦呀，你把洞簫都帶來了嗎？（置洞簫於墓欄上。）

政 是的，我已經三年不吹了。母親在世的時候，喜歡聽我吹洞簫。我今天晚上要在母親墓前吹一會兒。好的，我也很想聽聽呢。

陳設畢，婆婆在墓前跪拜，婆政亦跪拜。

婆（跪向墓禱祝）媽媽，我和二弟看你來了。今晚二弟要到漢陽去拜訪嚴仲子，特來向你告別。母親該

還記得，三年前，母親還在的時候，嚴仲子來訪過二弟，要二弟替他報仇。那時因為母親還在，二弟要孝順母親，他便推辭了。現在我們守孝已經滿了三年，二弟想到『士爲知己者死』，就在今天晚上，他想到漢陽去探訪那嚴仲子。那嚴仲子爲人深明大義，我想二弟此去一定可以做些不會辱沒母親的事情。我也想改扮男裝陪着他去，但二弟說我去反而累贅，並且母親的墳墓也沒人照管，因此我也只好好忍心讓他一個人去了。媽媽，我希望你在冥冥之中對於二弟多多的加以保佑。

政

（拱手直立墓前）媽媽，我此去想做些男子所應當做的事，要不辜負媽媽養育了我一場。姐姐她是有志氣的，她能够獨立自主，所以我也就忍心和她分離，但也要希望母親多多保佑姐姐。

二人稽顙畢，壽政步下墓臺，時時向四方瞻望。壽慈起立，在墓臺上頻頻拭淚，依依難捨。

政

（回顧指着上昇的明月）姐姐，月亮已經上來了。（又環指四周）樹上的烏鴉也歸了巢，這四周是多麼清靜呵。

姜

我很喜歡這種清靜的地方。在這萬籟無聲的清靜之中，卻好像有很哀婉的，很哀婉的聲音在那兒顫動。（取洞簫授政）二弟，現在請你吹簫，就用你前晚上新製的那個曲譜，我要信口唱出我心中的哀怨。

壽政受簫，面月吹弄，時復回顧其姐。

婆

(唱)

弱弱婆婆坐墓墓階石上。

別母已三載，母去永不歸。
阿儂姐與弟，願隨阿母來。

春桃花兩枝，分插母墓旁。
桃花花謝時，姐弟如何往。

(唱至此，徐徐起立。)

不願久偷生，但願轟烈死。
願將一己命，救彼蒼生起。

蒼生久塗炭，十室無一完。
既遭屠戮苦，又有饑饉患。

饑饉匪自天，
屠戮咎由人。
富者餘糧肉，
強者鬪私兵。

誰可均貧富，
誰可鋤強權？
願爲施瘟使，
除彼害羣遍。

(孟中止歌唱。)

政 (轉身回向其姐) 姐姐，你這歌詞十分悲壯，就好像說出了我中心想說的話一樣。你請再唱下去吧。
我也很想再唱，我心裏好像有唱不完的情緒。你請照樣的吹，我也照樣的唱啦。(繼續歌唱，孟吹簫和之。)

明月何皎皎，
白楊聲蕭蕭。

阿儂姐與弟，
離別在今宵。

今宵離別後，
相見未可期。

多看姐兩眼，多聽姐歌詞。

汪汪淚湖水，映出四輪月。

俄頃卽無疆，月輪永不滅。

(焉 葵 欲罷，不勝悲抑；焉 政亦爲之躊躇沮喪。二人歛默有間。)

葵 (勉強振作精神) 二弟，我看你可以走了。我的事情你不要罣念。

政 (搖頭) 不，姐姐，我倒想不走了。我沒有想出姐姐你是這樣的悲哀。你使我這火一樣的雄心，都冷去了一大半。

葵 對你不住。我的確是有點悲哀。但我悲哀的不是怕和你別離，我悲哀的是我不是男子。假如我也是個男子，我不是也可以和你一道去做些有益的事嗎？但是，我此刻也不悲哀了。悲哀終竟是沒有用處的。我雖然是個女子，也有我們女子所應當做的事情。我現在已經有了我自己的打算。我要對着月亮，對着母親的墳墓，向天發誓。我要永遠不辱沒你，要配得上做你的姐姐呢。我看，你現在可以走了。不要辜負了嚴仲子對你的知遇，不要辜負了天下的老百姓。好，你就請去吧。我再隨意唱出幾句來，壯壯你的

行色。(唱)

(森政投劍起舞。)

去罷，兄弟呀！

去罷，兄弟呀！

我望你鮮紅的血液，

迸發成自由之花，

開遍中華，

開遍中華！

兄弟呀，去罷！

中華需要自由，

中華需要自由，

如狼似虎的恣睢暴戾，

要吞蝕赤縣神州。

人們反勇於私圖，
而卻怯於公仇。

去罷，兄弟呀！

去罷，兄弟呀！

我望你鮮紅的血液，
迸發成自由之花，

開遍中華，

開遍中華！

兄弟呀，去罷！

中華需要兄弟，

中華需要兄弟，

去破滅那奴隸的枷鎖，

把主人翁們喚起。

快快團結一致，

高舉起解放的大旗。

去罷，兄弟呀！

去罷，兄弟呀！

我望你鮮紅的血液，

迸發成自由之花，

開遍中華，

開遍中華！

兄弟呀，去罷！

兄弟呀，去罷！

（在歡聲中閉幕。）

第二幕 漢陽橋畔

景：漢水橫流，岸上有桃花正開。

舞臺右側斜現一橋，橋之彼端不可見。此端左側有碑題「漢陽橋」三字。左側酒家，右三分之二爲客座，背面開漢陽河，有欄可憑臨；左三分之一爲廚舍，有戶通客座。前面爲中廳，廳中陳紡車一具。房舍建築與陳設，宜與日本式相彷彿。

這家母女各一人，女坐廳中紡車，年可十七八，母年三十以往，坐客座邊緣繅繅。
漢水中有游船過橋聲，少焉男女合唱之聲起。

春桃一片花如海，
千樹萬樹迎風開。
花從樹上紛紛下，
人從花底雙雙來。
人來花裏花可知？

花落舟中人欲癡。

不願辭花詠言歸。

願爲花下春水流。

女 (歌聲息後，有間) 媽，聽說齊國的女子，近來多半改穿男裝了，不知道實在不在呢？

母 怎麼不實在？前天齊東的黃姨母來，不是還說過她隣家的女兒也都改扮了男裝，往孔夫子的學堂裏

讀書去了嗎？

女 誰肯信她！孔夫子的骨頭已經打得鼓響了。

母 哼，你才聰明，難道他的兒子便可以叫作「孔夫子」嗎？

女 他的兒子還死得更早呢！

母 你倒像在替孔氏宗祠管家譜啦，我不相信他便沒有孫子了。

女 那可不管他啦，媽，你肯允許我嗎？我也想到什麼地方去讀讀書。

母 讀書在我們這裏有什麼地方可以容你讀書呢？女兒家讀了書老實說又有什麼用呢？

女 媽，你不能說沒有用！做母親的沒見識，便只好養出些沒見識的孩子。如今這世道上有許多沒見識的

人，不都是由沒有見識的母親所生出來的嗎？他們小時候沒有受過什麼母教，長大來也沒有受過什麼好的教育，他們就只好搗亂，只好做些沒廉恥的事情了。所以這如今不識廉恥的人這樣多，媽，據我看，一些做母親的人恐怕要負一多半的責任呢。

母 哎，你還了得，幸虧我只生了你這個女兒，不然，我恐怕也脫不掉干係呢。不過我總覺得孔夫子的夫人有句話說得滿好，她不是說過「女子無才便是德」嗎？一個女兒家是不消要什麼學問的，古時候也沒有聽見說過有什麼讀書的女子。

女 （起身走至母身旁）媽，怎麼沒有周武王的后妃不是嗎？（在母側坐下。）

母 那個又當別論，她是皇帝的后妃，你是賣酒人家的女兒呢。

女 皇帝的后妃和我們尋常人家的女兒，有什麼區別呢？

左翼堤上兩人腳步聲。

母 有人來了，別再胡說八道罷。

聽仲子及食客一人自堤上左手登場。仲子佩劍持弓，並帶箭服。食客倒戈荷獨甕。母收拾麻絨，偕女折入廚中。

食 今天有趣是有趣，可惜野物少了一點。

仲 打獵的趣味倒不在乎野物的多寡。我們借此得與浩蕩的大自然相接觸，把我們心中的憤懣舒暢了許多，倒是莫大的精神上的快樂呢！

食 是的，我們現在是快暢得許多。不過，這種快樂可惜只有貴族的獵師才能够享受呀。沒錢的人一家數口，專靠打些野物營生，假如一無所得，立刻便要發生恐慌，還能說得上什麼精神上的快樂嗎？

仲 你這話一點也不錯。不過他們不是不應該享受，只是不能够享受罷了。我們有些乏了，進酒店去對飲一杯吧。

食 那很好，我也正想解解渴。

二人由堤上步下，向酒店走去。

酒家母由廚中走出，接客。少女亦隨後。

母 仲子先生，你們打獵回來了嗎？請坐。要用些什麼菜？

二人上店，解放武器。

仲 隨便拿兩樣現成的好了，給我們燙盞上好的酒。

母女應聲入廚。

仲子與食客遷闊席地並坐。

游女之羣（由橋上出場，在酒店前載歌載舞。）

儂冷如春冰，郎暖如春風。

冰入春風懷，化作春水綿。

水漲泛桃花，郎浮水上舟。

鼓浪翻郎舟，郎死儂心頭。

（舞將畢由堤上向左手歌舞而下。）

仲 哎，這兒風氣壞得真有點程度了！我對於這些光景，有點傷心。

食 「人情之所不能忍者，聖人不能禁。」從前不是有過「雖有七子之母而猶不能安於其室」？你怎麼能够怪得這些青年男女呢？

仲 這卻不單是「食色性也」的問題。這些可憐的女兒們，你以為她們是在享樂嗎？其實她們都是墮落了的人，但她們也不見得都是自甘墮落。她們的清白，任人玩弄——給那班並不相識，毫無愛情的男子玩弄，都不過是因爲生活困難，所以才陷到了這個田地，把自己頂可尊貴的人品都喪失了。我想，假使她們家裏多有得幾升米，有錢人子弟少有得幾個錢，普天下決不會有這樣悲慘的以人身來做買

賣的機跡了！

食 我的看法稍有不同。我覺得這種現象倒是人類必然的要求。太古時候並沒有什麼貧富的懸殊，但是男女們是離婚野合。那時候的淫風，恐怕比現在還要凶呢！

仲 那個又是兩樣。那時候是憑愛慕的結合，現在的是只憑金錢的結合呀！她們這些女子受了金錢的魔力，換盡肉體上的熬煎！她們的精神大部分都隨着她們的肉體腐爛了。她們毫無快樂可言，你剛才說的貧窮的獵師享受不到精神上的快樂，也正是這個貧窮問題的結果吧……

聶政自左手髮上登場，在檐頭躊躇一會，走向酒店。

仲 (驚起) 哦呀，聶政兄！你不是軹城深井里的聶政兄嗎？

政 (亦表示驚喜) 哦，真是奇遇！嚴仲子先生，我正是從軹城深井里趕來採訪你的。
食 (亦喜出望外，起立相迎) 你可使我們想念得够了，想不到今天在這兒見面！

少女自廚中出視。

仲 (向少女) 我們來了一位遠客，請你給我們多備一份杯筷。
女 是，知道了。(入廚舍。)

聶政昇座，三人相讓一圓，仍還隔席地而坐。

仲 哦，真是奇遇，沒想出在這兒碰上了

政 我正在躊躇，正想向這酒店來叩問你的住址呢。

仲 （向堤上右手指示）我的別莊在那一邊，離此地不遠。我們是剛剛打獵回來，因為有點疲乏，想在這兒小飲一杯。沒想出你就到了。你來得正好，我們就在這兒先替你把酒洗塵，慢慢再回到我莊上去吧，那是很好的，我也真沒有想到有這樣技巧的事，能够和你們在這兒相遇。

食 竊政兄，我們一別，倒不知不覺地已經三年了呢。

政 可不是嗎？韓山——

仲 （插斷他的話頭）竊政兄，請你原諒。（聲音放低）他的姓名因為有點緣故，請你不要替他表揚。

政 哦，原來是這樣的，是我冒昧了。（又回向食客）三年的光陰真是過得很快呀！

仲 往日不見，一日就好像三年；今日相逢，三年卻如同一日。想我們當年登堂拜母的時候，不是還好像和

昨天一樣的嗎？老伯母可還康健？

政 （略示沉抑）母親過世已經三年了。

仲 （驚）哦呀，怎麼說！

政 母親就在那年冬季，偶患傷寒，又加上吃錯了藥方……

食醫生的功德真是無量呀！世間上幸好有了他們，不然怕會有人滿之患呢！
仲你這人真是信口雌黃，難道老伯母是該死不成！
食哦呀哦呀，唐突之至，唐突之至。我政兄，恕罪恕罪！
仲好說，你的話倒是至理名言，我想，庸醫殺人怕真同貪官污吏一樣的厲害呢！

〔渡水〕中游女合唱聲起，三人話頭爲之中斷。

儂本枝頭露，

君是春之陽。

君輝照儂身，

身入白雲鄉，

魂繞君之旁。

君是春之陽，

儂本枝頭露。

君嫌不見假，

儂淚無乾處，

身隨野草腐。

食（在歌聲未畢時，即行向蕭政徵詢）蕭政兄，你聽怎麼樣？

政很久就聽說漢陽的民俗風流，真是名不虛傳了。

食此刻還早，一到晚來，滿河都是畫舫遊船，清歌淺唱，真正是別有天地呢！回頭去觀光一下，也是好的。

政很好，回頭有工夫，自然要去觀光一下。

酒家母女運食案出，一人一案，案頭簪一盞一簪。

母貴客們太等久了吧，人手少，對不住得很！春姑，你斟斟酒啦。

女（忸怩）我不會斟酒。

政我看，我們自斟自飲的好吧。

仲不錯，我們還是自斟自飲的好。

母退入廚下，女下廳中紡線。

三人先行斟飲一巡。

食 我是個快性人，是不會講什麼禮節的，古時候的人在燕享賓客的時候，要唱詩助酒。我覺得這個禮節

倒有點意思。今天難得孟政兄這樣遠來，待我此刻也唱首詩來助酒吧。（乾盃，唱。）

野有蔓草 零露漙兮

有美一人 清揚婉兮

邂逅相遇 適我願兮

仲 這首詩，在這兒唱，真是適當，虧你把它想出了。讓我討個便宜，我接着唱那第二章，來進孟政兄一杯酒。

野有蔓草 零露漙漙

有美一人 婉如清揚

邂逅相遇 與子偕臧

（唱畢，乾盃。）

政 （乾盃答唱）

子之昌兮

遭我乎細之陽兮

並聯從兩狼兮

揖我謂我臧兮

食（牛飲）呵，今天真快活極了，待我再想首什麼來唱唱吧。

仲唱多了，反而煩膩，我看可以不必了吧。

政不錯，我們還是清淡的好。

食「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我也就只好「吾從衆」了呀，啊，哈哈……

三人飲酒間，少女時時傾聽，且對義政，親，須表示有愛慕之意。

食說起來，我記得你還有一位令姐，怕已經歸了吧？

政承你過問，謝謝。家姐還不會適人，家母還在的時候，因為要侍奉母親，而今家母過世剛滿三年，所以還不會說到婚姻上來呢。

食孤政兄，你今年多少貴庚了？

政剛才入冠。

食那嗎，令姐不是上了二十了？

政家姐和我是一胎雙生的。

食
哦，那嗎是同年了。（女子合唱聲起）唉喲，又來了那麼一羣！（向堤上左手指示。）

遊女一羣由堤左歌舞而出，至酒店前繼續歌舞，有男子數人追至，加入合唱。

〔風〕余所追求者，

竟爲汝運戕。

誓當撲滅汝，

恨汝太輝煌。

〔火〕只怪撲燈蛾，

焉能怪得我？

伊亦有眼睛，

當知我是火。

〔蜂〕明知君是火，

甘向火懷栽。

軀壳成焦炭。

寸心始可灰。

(欲舞，從檐上下場。)

食 呵，真教我有點忍耐不住了。張政兄，好不好同去觀光觀光一下？

仲 誰肯同你一道去？你一個人去噓些冷風，把你那懣懣的肺腑吐乾淨來吧！一拿到酒盃，便成醉鬼。

食 噯，我又不曾叫你去。你不去，怕就沒有人同我去的嗎？(起身向廚中呼喚)好媽媽，(又向庭中呼

喚少女)好妹妹，我們一道去玩玩吧。

母 (自廚中出)好便是好，怕冷落了他們兩位顯客啦。

仲 不打緊，你們能丟手去，去去也好，我和張先生還有要緊的話要說。

母 那嗎，我們就失陪了罷，女兒，你去？

女 我不去。

食 好姑娘，去去玩兒呀，去去玩兒呀！不去我就要拉你去！(近身強拉少女手，少女振脫之，奔入廚舍。)

嚇嚇，你硬是不肯去！

母 那孩子是不識抬舉的，真沒辦法呢。就讓我陪你老去吧。

食 好的，好的。我們去划划船怎麼樣？(向漢水方面指示。)

母 划船費時間，在岸上玩玩的好吧。

食 那嗎，我們往那邊去走走。（向橋上指示。）

母 好的。（先行上橋。）

食 （隨後）哦，那邊的人真多……

二人下。

仲 （起立瞻望一巡）他們走了，我們更好傾談。這兩三年來，我真真是時常在想念你的。

政 （亦立起）母親在的時候，我不忍出門。如今是自由自在的了，我可以一心一意的報答我的知己。我記得，當年你不是說過，有什麼事需要我幫忙的嗎？

仲 是的，我在此不妨向你說出了。子政兄，你是知道的。我從前和韓國的丞相俠累是曾經同過事的，我們同是韓侯的家臣，也可以說是韓侯的左右手。那時候晉國的大權操在韓趙魏三家的手裏，晉國的公室是微乎其微。我主張三家不要分晉，應該協力把晉國保持起來，即使晉君不夠英明，我們儘可以恢復古代的選賢制度，選出賢者能者來代替晉君，但是三家千切不可分裂。分裂了，我們便不足以抵抗那西方的強敵——秦國和那北方的異族——大夷。然而俠累偏偏和我立在反對的地位，他極力煽動着韓侯和趙魏兩家，實行三家分晉。三家把晉分了，他又慫恿韓侯，與趙魏兩家不睦，時常鬧着內訌。

像他這樣的人，我覺得簡直是一個國賊！（稍停）因此我有一次在韓侯面前竟拔出劍來，做出拔劍姿態，想要斫他，卻不幸沒有斫中（納劍入鞘）。但我就因為這樣得罪了韓侯，才逃到這潁陽地方來，徐圖後舉。三年前我去找你的時候，便是希望你幫助我，來剷除這個國賊！我知道你是勇敢的人，而且疾惡如仇，所以我專誠來求你，但沒有想出自同時還是一位孝子。（略略停頓一會。）但這三年來，俠累那傢伙，是愈鬧愈不成話了。他竟主張和秦國勾結，借秦國的力量來壓迫自己的兄弟趙國和魏國，更想進而壓迫齊國和燕國，與南方的楚國爭雄。你想，這樣的人，我怎麼能够忍耐呢？（又略略停頓一會。）強暴的秦國，一天一天的跋扈起來，把六國的力量聯合在一道，恐怕都還不足以抵禦它。而俠累那傢伙，偏偏要兄弟鬩牆，引狼入室！弄到現在的中原，年年爭戰，民不聊生。像這樣的人，豈不是不僅是三晉的罪人，而且是天下的罪人嗎？

政 是的，聽你這樣說，俠累這國賊，實在是罪不容誅。但不知道有沒有可以和他接近的機會？

少女自廚中出。

女 （向孟政）孟先生，你再請啑點酒吧。

政 多謝你，酒已經很夠了，姑娘。

女 我媽媽出去了，沒有侍候先生，我希望能够敬你一杯酒。（走至孟政席位，跪下斟酒。）

政（回身半跪，把爵受酒）姑娘，你太客氣，多謝你。

仲 春姑娘真是賢慧。

女（對政）你請喝乾了，我再給你斟上。

政（躊躇）我已經喝得很多了。

仲 子政兄，你就領這份情，喝乾了罷。

政（熱情地一飲而盡）謝謝你，姑娘。

女（再爲斟滿，又向仲子）仲子先生，你也請喝一杯罷。

仲 不，姑娘，我已經喝得很多了，請你不必客氣。

女（持壺在手，略略搖動）哦，這酒已經空了，讓我再去燙一尊來。（起身退入廚舍。）

政（回身起立）我們的話頭被打斷了。（少停）請你告訴我，有沒有接近俠累的機會？

仲 說也湊巧，機會就在眼前。我打聽得俠累和秦國勾接，不久秦國便要派遣使者來，在東孟地方和俠累相會。這一相會，必然又是助長內訌的動機。這假如不把它阻止，將來又會鬧得民生塗炭。我是很想趁這個機會去刺殺俠累，沒想出你老兄就在這時候來了，這豈不是機緣嗎？

政 東孟之會究竟在什麼時候？

仲 大概只有三五天的光景。

政 東孟離這兒可有幾天的路程？

仲 晝夜兼程地趕路，大概兩天多可以到達。

政 那嗎，事不宜遲，我們現在不能在這兒久留了。（回身拾取行李在手。）

仲 （制止之）又何必如此性急呢？請到我莊上去休息一夜，待多選些力士和你同去，豈不萬全嗎？

政 那卻不然。我們行事第一時機不可失，第二人手不宜多。人手多了，反會坐失機宜。即使你要同去，我也不願意。方才的那位食客——

仲 韓山堅嗎？

政 是的，我也望你別要和他提起，我此刻就動身了。（走下座場。）

仲 （隨政走下，再制之）子政，你不必如此性急！你既決心要去行事，那我們是如天之福。不過俠累那廝也不是容易近身的。他是有力氣的人，而且詭計多端，慣會猜忌，又有不少的力士維護着他，你一個人恐怕也奈何他不得。

政 （略示躊躇）我此去只是想探聽形勢，並沒有一定的把握就要奈何他。不過，我在這樣想，只要我能够接近得他的身邊的話，……

仲 問題就在這裏了。先總要想個方法來，使你能够接近他的身邊。

政 你可想到有怎樣的方法？

仲 （躊躇）方法是有。不過還有更嚴重的問題呢。

政 還有什麼更嚴重的問題呢？

仲 （仍然躊躇）子政兄……（又沉默着。）

政 （略示不滿）仲子先生，我此次來拜訪，完全是把你看爲志同道合的知己的，或許在我是冒昧了吧？

仲 子政兄，你怎得說那樣多心的話！我有些躊躇，實在是爲你而起着傷感呵。

政 怎的？

仲 子政兄，你想想看。在你能够接近俠累的身邊之後，無論你除得掉他，或者除不掉他，不是都要把你犧牲了嗎？

政 （笑出聲來）啊哈哈……仲子先生，（拱手）我多謝你的厚意。但要請你原諒，我覺得你還是不十分知道我。

仲 （拱手）對不住，對不住。

政 （稍激昂）我自己覺得，我並不是那樣貪生怕死的人。我是把我自己的生命看得和自己身上的任

要用活

法：8.

何物以主要事
一
質量不能提高

-30-

何物品一樣，只要用在得當的地方，我隨時都可以送人。何況現在的中原分成了親秦和抗秦的兩派，我素來是主張抗拒秦國的，我十五歲時爲什麼殺了人，也就是爲和一位親秦的人爭論，一時性急，把他結果了。這幾年因爲我母親還在，而且自己的修養和本領也太不高明，所以我隱忍着，在屠狗生活中煅煉自己。現在我母親已經過世，自己沒有後顧之憂了，雖然修養還是不夠，但殺狗的本領自信是有的了。只要是於人有利，於中原有利，我這條生命並沒有看得怎麼寶貴。但只要於人有利，於中原有利而使用我這條生命，那我這條生命不也就增加了它的價值嗎？

仲（拱手表示敬意）子政兄，實在欽佩，實在佩服，我再找不出什麼話來向你說了。（有潛潛欲淚的神氣。）

政（把氣放平穩了）請你原諒……我還須得請教你，究竟要怎樣才可以接近俠累的身邊？

仲（平復）子政兄，到這兒我不便再隱瞞你了。這件事情，我看，還得請韓山堅兄幫忙才行。

政怎的？

仲山堅他是我的一位心腹朋友，他現在在韓侯身邊充當「大右」之職，他和俠累的關係也很不壞。我自從離開韓國以後，關於俠累方面的消息，完全是他透送的。

政（驚愕）啊，原來是這樣，我簡直沒有把他看出。

仲 他是前天才裝病請假像到這兒來的。不好聲張，只好裝着一位食客。

政 哦，原來是那樣。

仲 據山堅的偵察，秦國這次派遣使臣到韓國來的意思，一面是來報聘，一面是想假道。侯累曾經派人到秦國去通款曲，所以這次秦國也派遣了人來，但主要目的是要引誘韓國共同去打魏國。據說有這樣的條款，假如把魏國攻下了，秦國是準備讓侯累去做魏侯的。侯累的氣力大，勢力也大，山堅關不過他，所以他趁這個機會跑到我這裏來要我想個辦法。我們的意思是想找些有勇氣有本領的人，裝扮秦國使者的隨從，在東孟會上行刺侯累，破壞他們的陰謀詭計。這樣，可以鬆懈侯累的防備，可以減少許多阻礙，你覺得這是不是一個好辦法呢？

政 當然是一個好辦法。

仲 不過山堅到這兒已經兩天了，在我的一些食客當中，卻連一個够格的勇士也找不出。要大家打打主意，倒人人都可以說出一套，但要請那一位去動手的時候，那便大家都不說話了。不是這樣有問題，便是那樣有問題。悶了兩天，都沒有解決，所以我同山堅兩人才一同出來打獵，也很想藉打獵為名率性由我們兩人到東孟去行事。是山堅阻止了我，他說，一來我的面貌太熟，裝扮不來；二來我的本領也敵不過侯累。因此我們也只好悶着，正打算這一次又權且作罷了。

政 多謝你，我現在算把一切都弄明白了。這兒是沒有絲毫疑問。我看時機實在是不可失，只要山堅先生同意，我覺得我們現在就應該趁早動身。你請相信我，我是可以代替你的。

仲 那還成什麼問題！我也知道，山堅也是不成問題的。只是我自己覺得很難過，我不能够和你們同去。應該做的事還很多，這一次又何必你親自出馬呢？

仲 （脫佩劍授政）我既不能和你們同去，那嗎我希望這隻寶劍能够保衛你。

政 （受劍，並脫佩劍轉授）我的這把寶劍雖然並不名貴，但久已和我形影不離，我也希望它能够保衛你。

二人換劍畢，政整飾行裝。

仲 （向廚房呼喚）春姑娘！

女 （自廚房中應聲出）先生，有什麼吩咐？

仲 我們現在打算走了，請你去把你母親和我那位朋友請轉來吧。費你心。

女 我曉得了，那費什麼心呢。（由橋頭下，接看有呼喚聲）媽，嚴仲子先生要走了，請你們快轉來。（反復）

政 （忽然想起）仲子先生，我覺得，我們疏忽了一點：剛才那些話，那位姑娘不是完全聽見了嗎？

仲 （微笑）磊兄，不妨事的。你應該知道，污池裏面可以開出荷花。這位姑娘是有志氣的女子，我知道得

她很清楚。

政 哦，那倒很難得啦。我起初覺得她在注意我，我有點疑心她。後來我聽你講得入神，也就把她忘了。

食客與酒家母由橋頭走下，少女隨後。

仲 （遠遠招呼山堅）請你過來，我有事情和你商量一下。

山堅趨前，二人在右手一隅低語。

母 （向政點點頭）孟先生，你們就回嚴家莊了嗎？

政 不，我是有點事情要到韓城。

母 爲什麼這麼着急呢？多住兩天息息腳，也好把這兒的風光領略領略啦。

政 謝謝你。因爲事情急迫，只好等轉來的時候再來領略了。（忽然想到自己身上的背囊，順手解下。）沿

背囊裏發得很，不好趕路，我想寄存在媽媽這兒，不妨事嗎？

母 好的，我一定替你好好兒的保存，真的希望你很快的轉來啦。（步上座場立候。）

少女站立一旁，始終默默無言，頗有憾意。此時嚴仲子與食客又與餘人相合，已準備分手。

食 孟兄，聽說你有緊急事要到韓城啦。韓城是我的家鄉，我很熟悉。我願意做你的嚮導，和你同去。

政 那真再好也沒有，你怕還要有什麼準備呢？

食 回家要什麼準備呢？我這個裝束也正好是趕路的裝束。（向仲子）倒要麻煩你老兄了，我拿的那些武器和野物，只好請你自己帶回去了。今晚上不能陪你消夜嗑酒，倒是件遺憾的事。

仲 的確是件小小的遺憾，不過關於肅政兄，還要望你多多的照拂。
食 那是用不着吩咐的。

仲 我還有點事情要同你商量一下。（復引食客在一旁低語。）

少女默步至堤上，攀折桃花一小枝，徐徐向肅政身邊走去。

女 （始頗畏怯，漸見大膽）肅先生，你轉來的時候，怕這桃花都已經謝了，請你把這枝桃花帶了去吧。
政 （受花，感激地）賢慧的姑娘，我感謝你的盛意。你有什麼喜歡的東西，請你告訴我，我轉來的時候，一定替你帶來呀。

女 我多謝你，我只希望你平安地回到我們這兒。（說畢，幾欲流淚，即匆匆奔上座場，竄入廚舍。）

肅政爲之惆悵，餘人亦均有惆悵意。

食 （向肅政）肅政兄，我看，我們是應該趕路才行了。

政 （毅然）是的，我們是再不好躊躇了。請你老兄爲我引路。

食客步上橋頭，拱手向餘人告別。

壽政亦向餘人告別。

少女復自甬中走出，見壽政將行，反身倚壁掩泣。
在四人相向拱手告別中，壽徐徐下。

第三幕 東孟之會

第一場

景：離宮中的便殿。右翼在有兩層階段的平臺上，設韓侯座位，座甚低，正向左。

侯與韓山堅空手出場，士長一人持長矛隨後。在二人反復談論時，士長侍立於後方。

侯：真是太費唇舌，我們的君侯昏聩到了那樣的程度！每天只是打瞌睡，你給他說過的話，一轉身他便忘記了。

山：那也難怪得呀，這三五年來所有的大小事件，都有丞相替他處理，他是樂得養尊處優，胖得來，實在連走路都很艱難了。

侯：過於胖了，實在也是累贅。前幾年他還有時候騎馬射箭，近幾年來簡直是連一動也不想動了。不僅身子不想動，連心思也不想動一下。

山 這幾年真的可也把丞相一個人累够了。

俠 我俠累一個人任勞任怨倒也沒有什麼，不過還有一些不明不白的人，時常在背後暗算我，這倒是使我頂不滿意的。

山 (略遲疑) 那樣的人，我想，韓國雖大，恐怕沒有一個吧？

俠 (略點首) 我也願意這樣。我想韓國的國內應該不會再有那樣膽大妄爲的人。從前嚴仲子曾經和我作對，結果是，呼呼呀，弄得他像一條喪家之狗。(漸漸激昂起來，顯出自我陶醉的神氣) 我俠累，手有搏虎之力，比姜太公還要足智多謀，誰個能够把我怎樣？

俠累步至韓侯座位，任意就座，山立階下。

俠 (向山望) 山望，你往年同嚴仲子做過朋友，他的頑梗不化，你是明白的。

山 是，他真是一個冥頑不靈的人。

俠 (自言自語一般) 你想，他始終主張着和秦國作對，這豈不是以卵投石嗎？他要相信那些狂妄的合縱派的話，要聯合關東諸侯一致抗秦，但是首當其衝的就是我們韓國，討便宜的卻是那些關東諸侯。這豈不是把我們韓國拿來做列國的擋箭牌嗎？像他這種主張才真正是禍國殃民的主張，而他偏偏在罵我賣國求榮！呼呼，我俠累賣了什麼國？(略停頓，起身立臺階上) 即使我就算把韓國出賣了，唉，我

是賣了一筆大價錢的啦。(再停頓)反正我們韓國原本是晉國的一個家臣，就是晉國也不過是周朝的一個諸侯罷了。我們和秦國聯合起來，把中原統一了的時候，我們韓國的江山社稷至少是可以安然無恙的。我們將來就做秦國的諸侯，不也和從前做周朝的諸侯是一樣的嗎？

山 (須於不滿意中表示滿意的神氣)是，一點也不錯。我相信將來的好處恐怕還不止這一點呢，比如這一次秦國的使者要我們共同去討伐魏國，將來把魏國打下來之後，秦國不是說要讓我們丞相做魏國的國君了嗎？

快果由座位步下。

俠 (拍着山堅的肩)啊，山堅，你真聰明，你可以說是「聞一以知二」。我將來要是做了魏國的國君的時候，總是不會辜負你的啦。

山 好說，多謝你的盛意。(步上臺階的正前一角)不過在我看來，嚴仲子的勢力似乎也是不可輕視的，他很能够收攬人心，而且他這幾年飄流在外，很結識了不少的勇士啦。

俠 (又憤然)我知道，他時常在想暗算我。但他那條喪家之狗，又會把我怎麼樣？(略停)不過我今天卻須得要加意提防，秦國的使臣駕臨我們的境內，萬一有甚麼差池，傷了秦國的和氣，那是有害於我們的大計的。(向士長)你今天應該要警戒得特別嚴密一點，衛士們對秦國的使臣和他的隨從，應

該要特別的尊敬，加意的保護。

士（惶恐）我早就這樣吩咐過了，丞相。

俠：現刻離接見的時刻已經不遠，你再去檢閱一下，要好生部署。秦國的使臣要是離開了賓館的時候，快來稟報。

士（鞠躬）是，遵命。（下。）

山：丞相，我這人是有點疑心過度。

俠：你這是什麼意思？

山：對於秦國的使者加意保護固然是應該的，不過我們也應該戒備戒備他們。

俠：你這可就奇怪了，難道他們還會謀害我們不成嗎？

山：那可也難保。秦國素來是不講信義的國家，現在有很多的人主張抗秦，嚴仲子所以能够收攬人心的，

也就是這個緣故啦。

俠：我看，這倒不是秦國的不講信義，而是我們的不够恭敬。假使我們是必恭必敬，像嚴仲子那樣的壞蛋，少得幾個，那秦國自然就愈見相信我們了。所以你是用不着多疑的。

山：很好，我是很樂意的。我的責任祇在保護韓侯，丞相，你是勇力無雙的人，希望你也耍保重保重。

俠 多謝你的厚意，你自己倒也該保重保重啦，是的。（忽然想起的那樣）你前幾天不是還生過一場病嗎？

山 是的，休息了幾天也就好了。

俠 我聽說昨天你府上來了一位——

山 （有些詫異神氣）這……

俠 年青的醫生，是不是？

山 （放心）是，是一位秦國的醫生。不過我沒有等到吃他的藥，病就好了。

俠 我看你的神色還是有些不大安定，你應該還是吃吃藥的好吧。

山 多謝你的盛意，我素來是不相信醫生的，我覺得『不吃藥爲中醫』這句話，倒是很合理。

俠 哈哈，好在我不是醫生，醫生和我也沒緣，不然，我俠累是不允許你說這句話的。

山 其實，丞相，你倒真真正正是一位大國手啦，我們韓國就全靠吃你的藥。

俠 那嗎，你這不是在罵我了嗎？

山 （笑）啊哈哈，豈敢，豈敢。丞相，你不曾聽見說過『上醫醫國』的話嗎？

俠 醫國也好，醫人也好，我倒不問那些。（自語般地）不過我近來倒很想要使用一下醫生。

山 是那一位有什麼病嗎？

俠 就是嚴仲子，那個奸賊！他始終想陷害我，他是住在濮陽地方的啦，你知道！

山 倒也略略聽見些風聲，聽說他在那兒招賢納士。

俠 招什麼賢？遊手好閒的閑罷了！他平常喜歡喝點酒，你也是知道的。

山 是，關於這一點，和我韓山堅是有同好。

俠 因此，我倒很想使用使用一下醫生。（聲音放低，挨近山堅身邊）喂，你那位秦國的醫生是位親秦派吧？

山 他把抗秦派的人恨入骨髓！

俠 那嗎，你回頭叫他來見我。（轉過念頭）不，我自己很忙，就請你幫我辦這件小小的事情吧。你回頭讓他到濮陽地方去，設法和嚴仲子接近，在他所貪好的這個（用手比成酒杯）裏面放點毒藥進去，把他解決了，替我消除後患。這層，你可能幫助我的吧，山堅（拍其肩。）

山 我可不成問題。不過，那個醫生恐怕還不好過於信任。（踏上韓侯座陪。）

俠 然而醫生們都歡喜的是錢，我們也有的是錢啦。更好在他是秦國的醫生！

山 我們本國有很多醫生，難道不好使用嗎？

俠 不，那些人我都有點不敢相信。我想他們有些是同嚴仲子一個鼻孔出氣的，只求他們不毒害我就

好了。好在我身體強，我絕不亂吃藥，我也決不亂喝酒。還有，使用別國的醫生，這件事情也容易遮掩啦。

（稍停）你那位醫生，他叫什麼名字？

山 他叫——東方聖。

俠 唔，東方聖，好個名字，是東方的聖人啦！好吧，這樣，你明天還是陪他到我相府來，我要親自和他商量商量……

士長匆匆上。

士 啓稟丞相，秦國的使臣已經駕離賓館了。

俠 好。立即把這便殿警衛起來。（向山聖）我們隨後再細談吧。你現在就去催君侯駕臨便殿。我自己親自去迎接國賓。

二人分別下場。

舞臺轉暗，在搖鈴聲中佈置第二場場面，佈置停當，舞臺轉明。

第二場

韓襄侯正服坐右側高位，左右侍立衛士甲乙二人。

韓山堅戎裝執長矛立於其後。

警衛森嚴。

使（佩劍執笏，由左手出場，恭行至韓侯座前，伏地稟奏。）臣丞相俠累，啓稟君侯，秦國的使臣已經在外候命，候君侯召見。

侯是，你去傳他進來。

使遵命。（起身向左翼將下。）

侯你轉來。

俠累折返至韓侯前欲再行禮。

侯（制止之）不必拘那樣的大禮，你挨近我身邊來。

侯 是（步上階，鞠躬聽命。）君侯還有什麼吩咐？

侯 唉，你說今天來的是那一國的使臣啦？

侯 是秦國派來的使者。

侯 是是是。我記起來了。還有，你剛才在宮裏告訴我好些話，我也大半忘記了。你說，秦國的使者到來，是要去征討那一國的啦？

侯 要我們共同去討伐魏國。

侯 對了，對了。你還說，魏國……是兄弟之邦，……下文是怎麼樣啦？唉？

侯 魏國雖然是兄弟之邦，但它不守兄弟之誼，常常想獨霸三晉……

侯 對了，對了，我記起來了。魏國雖然是兄弟之邦，但它不守兄弟之誼，常常想獨霸三晉。故爾貴國有事於魏國，敝國願悉索敵賦，以效命於疆場。是不是這樣？

侯 是，是。

侯 還有，你教我要向秦國的使者談兩句客氣話，有兩句是說到秦韓兩國的關係上來的，我不大記得清楚了。你，你再說一遍。

侯 說到秦韓兩國的關係上來的是不是說：「我在名分上雖然是韓國的君長，但在事實上實在是秦國

的外臣？」

侯 是的，是的，就是這兩句。你是不是感覺着這兩句有些客氣得過火一點兒呢？

俠 臣罪過。但我覺得「禮多人不怪」，君侯愈客氣，秦韓兩國的邦交是會愈加親密的。

侯 是是，也有道理，也有道理，我就照你的意思辦。不過萬一將來真正打起仗來的時候，是你親自帶兵出馬啦？

俠 是，臣願效命。（鞠躬。）

侯 好，那嗎……哦哦哦，我又忘了，你是準備要去做什麼事的？

俠 秦國的使臣在便殿外候君侯召見，我是去傳達君侯的命令。

侯 好，你去領他進來。

俠 是，遵命。（向左翼下。）

鐘鼓齊鳴。

俠 果先行，導秦使入見。

秦使 我裝佩劍，後有二武士相隨，一奉白璧一璧，一奉我衣一襲。

秦使 至韓侯座前行拜見禮，畢，音樂停奏。

秦使伶立韓侯前。

侯 貴使遠臨敵邦，敵邦上下都不勝榮幸，敢問秦王近來可還康健？

使 多承韓侯下問，下使與有光榮。敵國君長亦甚關心韓侯健康，來時曾命奉獻白璧一雙，戎衣一襲，敬獻韓侯。登下（揮武士二人近身，將璧捧獻韓侯，韓侯令侯累代收，侯累轉授衛士。秦使更捧獻戎衣，授受之禮如前。）

韓侯用手贈秦使，就座於左手之賓階，秦使與侯累並肩，席地而坐，二武士昇階侍立。

侯 承蒙秦王這般厚愛，實在是萬分感激。我在名分上雖然是韓國的君長，但在事實上實在是秦國的外臣。秦王有事於中原的時候，我一定要……唉……

俠 （插入）敵國君侯的意旨，是願悉索敵賦，以爲秦王前驅。

侯 是，我一定要悉索敵賦，以爲秦王前驅。

使 秦韓是唇齒之國，實在是要相輔相助，然後才能共存共榮。關東諸侯時常鬧着內亂，貴國首當其衝，敵國君長恆以爲念。來時，敵國君長曾親自降命，要下使稟報君侯：「萬一韓國有一旦的緩急，秦王願率所部，效命疆場，以保衛韓國。因爲秦韓一體，保衛韓國，也就是保衛秦國了。」
秦王厚愛，不勝感激之至。

使 其次，敵國君長甚不滿意於魏侯。魏侯常常糾合關東諸侯，欲與敵國爲難。敵國君長將要加以懲辱。此

次下使來時，敵國君長復會面命，要下使稟報君侯：「秦國將有事於魏國，將以百萬之衆，東出潼關，假道貴邦，並望貴邦同出大兵，共伸討伐。因爲秦、韓一體，秦國的仇人也就是韓國的仇人了。」

侯 是是是，魏國雖然是兄弟之國，但它不守兄弟之誼，常常想獨霸三晉，故爾貴國有事於魏國……唉……

俠 （插入）君侯的意思，是說：「敵國理應敵儼同仇。」
侯 是是是，敵國理應敵儼同仇。……

此時左翼有劍戟擾攘之聲起，侍衛均驚促。

俠 （起立，向韓侯右側衛士甲）你看是什麼事，叫他們要保持肅靜。（衛士甲下。）

劍戟擾攘聲愈烈。衛士甲急忙走回，堂上堂下頗生動搖。

俠 是什麼事？

衛 是一位秦國大使的隨從，仗着寶劍，闖進了離宮。說是奉了使臣的命令，要到君侯面前舞劍。衛士們抵擋着他，不讓他進來，他逢人便砍，衛士們因爲奉有丞相命令，不敢回手，已經被他砍死了很多人，現在直奔便殿來了。

使（驚惶起立）這，這，沒有這樣的事！

俠我看，這兒一定有陰謀……

山（指揮衛士甲乙）你們先把這三個人戒備起來！（向秦使及其武士指示。）

衛士甲乙進前，在路略相持之下，解除秦使及二武士之武裝。

山（向俠累）丞相，我原說秦國是素來不講信義之國，你看，現在是怎樣了？

俠累向山堅聲說，但一時也苦於不能判別真相，頗有張皇失措之態。

侯（最爲狼狽）這可不得了！我，我，我動都難動，這，這，這怎麼辦？

在騷擾中，秦政持劍由左翼上，裝束與秦武士相似。

山（向秦政）秦國的武士，你不得過於無禮，我們的丞相俠累，便在這兒（向俠累指示，俠累略驚。）他

是勇力過人的，你難道不知道嗎？

政俠累，你這煽惑求榮，禍國殃民的中原的罪人，現在是你的末路到了！

秦政仗劍直趨俠累，俠累拔劍抵禦，但因倉卒應敵，俠累被擊失劍。俠累奔向韓侯座後，藉以抵禦。此時韓侯已離座，俯伏臺下。秦政直上，隔座斫俠累，座後露背爲斫去一角。俠累復奔赴韓侯身後，秦政刺之，兼中韓侯，韓侯在臺階下苦悶而死。俠累亦倒地。

韓山堅在壽政與侯黑相持時，已經將秦使及其武士二人刺死，向左竄殺出以抵禦外衛之攻入。

壽政刺殺侯黑時，堂上衛士均張皇失措，作壁上觀。侯黑倒地後，被士長一人扶起，在行將斷氣之喘息中，喊出「刺殺刺客！」衛士甲乙及餘人始圍攻壽政。壽政刺死數人，餘人向右手逃遁，壽政殺入場，衛士甲乙復尾追之。

侯黑被士長扶坐於韓侯座位，已奄奄一息。見韓山堅復由左翼入場，復於斷氣之喘息中喊出：「韓山堅是內奸，殺死他！」士長躍下臺階，刺死韓山堅。復折回侍侯黑側。

衛士甲由右翼再登壇。左翼亦有衛士數人殺入。

士（向衛士甲）刺客逃向那兒去了？

衛他已經死了。

士怎麼的是你們把他殺死了嗎？

衛是他自殺了的，而且殺得奇奇怪怪的。把自己的眼皮，耳朵，鼻子都割了，然後割破了自己的頸子。

士這一定是內奸，你們認識他的嗎？

衛誰也不認識！

士他沒有說出他的姓名嗎？

衛沒有，只是說了一篇大議論。

士 他說了什麼！

衛 他說：都是丞相不好。好端端的晉國本來是中原的擎天柱，他要鬧什麼三家分晉，鬧起內訌來。晉國一分裂了，秦國便抬起頭來，時常來侵凌我們，成爲中原的大患。丞相俠累又不知道團結內部，又去和秦國勾結，教我們的韓侯向秦國稱外臣，把我們全國的人都要變成奴隸。他說：那媚外求榮的丞相俠累，才是中原的大漢奸！

士 哼，有這樣的道理！真是胡說八道！

俠 （在座位已難於撐持，斷續地說出）我……我……不濟事了。那刺客說的話，……一點也不錯。是我……是我把晉國害了，也把中原害了。……我……我……是失敗了。……（倒於陪下韓侯之尸畔。）

（幕）

第四幕 濮陽橋畔

景：與第二幕全同。

酒家母在座場上跪地打撲，其女坐廳下紡車，時時作憂鬱沉思之態。

〔潑水河中之歌聲〕

儂冷如春水 郎暖如春風

冰入春風懷 化作春水融

水漲泛桃花 郎浮水上舟

鼓浪翻郎舟 郎死儂心頭

— 51 —

母 哎，這一向的生意真是清淡哦，真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女 人家好好兒在做生意，生意偏愛清淡，這有什麼辦法呢？我看，也怨不了誰！

他忘本和生面
來源
斷則
叫他的女面
沒有像

母 怨不了誰？可就要怨你啦。你的架子可拿够了。

女 媽，你怎麼怨得我呢？難道你要叫你的女兒學那些不三不四的娼妓嗎？

母 誰要叫你去學甚麼娼妓呢！客人來了，你好好兒招呼一下，慇懃地替他們斟斟酒，這又會丟你什麼面子呢？

女 不過——

母 像我年青的時候，我的爹爹還在，他一天到晚好酒貪杯，什麼正經事務也不管，店裏的事情就是全靠我一個人經手的。前幾年我們的生意還很興旺，這幾年我一老了，生意便不行了。

女 怕是這幾年世道不好的原故吧？

母 那有那麼一回事！世道愈遭兵亂，人們是愈喜歡吃喝的。（起身打抹壁柱）像我活了這三十多年，那一年的世道又平靜過呢？別人家生意都好，只有我們卻做不來。這能埋怨世道不好嗎？

女 媽，你的意思，我是懂得的。

母 你懂得，那麼，爲什麼不多體貼我一點兒呢？

女 不過我做不來。這兒的人太不好了，見了姑娘們便要怪眉怪眼，摸手摸腳的，一點兒也不莊重。這樣的男子，我很透了！

母（走近女處）你恨男子？前兩天那位蕭先生路過這兒的時候，你又不見得恨啦。臨走的時候，你不是

還送了他一枝桃花嗎？

女（羞怒）好，我從今天起就照着媽的意思做吧，我什麼人都去壓壓他，等人家也把我當成娼妓。（氣

冲冲起立，往橋頭附近走去。）

母你總是這樣，誰敢把你當成娼妓呢，只要你自己不是娼妓？你要曉得，我這樣教你，也是爲的是你呀，娘

老了，就只有你這一個女兒。

女我也不想你要爲我做什麼。你如果死了，我就到外鄉去討口，也不要緊。

母這樣說來，你是在咒我早死啦！（少停）你這樣是把我當成了什麼人在看待呢？我是你的親生的母

親呢，我要是死了，你纔曉得好歹。（將打抹器具收拾進廚舍。）

灑水中男女合唱之聲：

春桃一片花如海，

千樹萬樹迎風開。

花從樹上紛紛下，

人從花底雙雙來
人來花裏花可知
花落舟中人欲疑
不願辭花詠言歸
願爲花下春流水

人從花底雙雙來
人來花裏花可知
花落舟中人欲疑
不願辭花詠言歸
願爲花下春流水

少女在橋畔徘徊，聞歌聲，甚有所感。一時四顧茫然，一時步上長堤花樹下低望。候歌聲畢，復從橋欄頭，含淚唱出
湘累曲。

啊，淚珠兒快要流盡了，

愛人呀，還不回來呀？

我們從春望到秋，

從秋望到夏，

望到海枯石爛了！

愛人呀，你回不回來呀？

舞臺轉暗，瞬即於微明中顯出第二幕中少女贈花惜別之一景。酒家母立座場上，義政立座前，轉山堅與曉仲子

在右翼作乳脂狀，四人均無言。少女上堤折花，走向森政，森政猶躬受花。一切均如第二幕之情景，惟不發聲。
獻花畢，錦臺再轉暗，幻影消滅，隱復轉明。少女一人仍在橋前徘徊，穗積唱湘雲曲：

我們爲了他，淚珠兒快要流盡了，

我們爲了他，寸心兒早已破碎了，

層層鎖着的九嵕山上的白雲，

微微波着的洞庭湖中的流水，

你們知不知道他？

知不知道他的所在？

歌畢，悲不自禁，伏橋掩泣。

遊客一人在酒店後欄外，舉出酒尊一隻，索酒。

遊 媽媽，請打兩斤酒給我們。

母 （自內出）好的，你們怎麼不請進店來坐一會呢？

遊 不，我們在河裏一面划船，一面喝酒，滿好玩兒的。春姑娘怎麼不見人呢？

母 那丫頭又在和我鬧氣了，像那樣出不得世的人，真沒辦法。（受尊往廚下取酒。）

遊 好的，再隔兩年總會好的。花還不會開苞的時候，總是不想見人的啦。

母 （取酒出授客）其實她的年紀也不小了。

遊 （受酒）好的，媽媽，酒錢。（自懷取錢轉授。）

母 （受錢）謝謝你。

遊客下。

母 （立座場上向少女呼出）春姑！你到底要同娘作對到幾時呢？……你紡了半天的線子，連半錠也還沒有紡好。

少女默然，走回紡車，就座，復開始紡線。

母 （自語般地）噯，這如今的姑娘們，真是了不得。一點本事也沒有，專會和大人們淘氣。（走近少女處）別人家說你還年青，其實你已經不年青了。福氣好的人，像我是應該抱孫子的啦……自己不會打算，娘也把你沒有辦法……

蕭蕭着男装，自左手提上登場，正在堤上躊躇，忽為酒家母所見。

母 （驚喜叫出）喂呀，蕭先生！（迎接上去）你就從韓城回來了嗎？

婆（狐疑）我不是……

少女問母呼「蕭先生」，亦即驚喜起立。唯隱即知其錯誤，遂幹立應次，不語。

母 哦，你不是。你是沒有走到韓城，就回來了嗎？請你坐坐，口怕走渴了，肚子也怕走餓了。（回向少女）春姑，你趕快去催點酒菜來。（少女入廚。）

蕭婆被酒家母邀請下堤，並昇店就座，母侍立於右側。

婆（仍疑惑不定）好媽媽，你怎麼會認識我的呢？

母 噯，我怎麼不會認識你？你在這兒和嚴仲子喝酒。不是幾不幾天的事嗎？我還沒有老得那麼糊塗啦，我怎麼會不認識你？沒有走到韓城，你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

婆 我是從齊國來的，從軹城的深井里來的。

母 這我是曉得的呀，我前回就曉得的了。我問你是走到了什麼地方回來的，你前回不是說要走向韓城去的嗎？

少女捧食案出。

女 媽，你認錯了人呢，這不是那位蕭先生……

母（呆視，恍然大悟）哦，真是有幾分不像啦。那位蕭先生要高些，要黑些。得罪得很，得罪得很，天地間

沒想出來有這樣相像的人！前幾天才有一位范先生，也是軋城深井里的人，到我們這兒來過。不留心看的時候，就和你先生是一模一樣的啦。

婆 真的，有那樣的人來過嗎？他不是單名叫着范政的呢？

母 啊，是的，是的。我聽見殷仲子先生他們正是這樣稱呼他的。那位范先生是你先生什麼人弟兄嗎？

婆 是的，他正是我的兄弟呢。

母 哦，哈，怪不得這樣相像，連說話的聲調都差不多呢。不過你要比他清秀一點。（坐下攀談。）

婆 我們是一胎生下地來的雙生子，小時候在家裏連父母都有時候弄錯的。

母 哦，我記起來了。前幾天那位范先生講過：他有一位姊姊，和他是一胎雙生的。

婆 他是那樣說的嗎？那是因為前幾年殷仲子來訪他的時候，我沒有出來，他信口說成姊姊去了的啦。

母 原來是那樣的啦，你們真是相像。那天那位范先生路過這兒的時候，因為怕嫌趕路累贅，還留了一個包裹在這兒，說回來的時候再來取。春姑，你去取來讓這位范先生看看罷。（少女應聲入。）那位范先生那天到我們這兒來，也恰好是正午時分。剛巧遇着殷仲子和一位我們不大熟悉的韓城的客人，在我們這兒打尖。想不到那位范先生和他們才是頂好的朋友呢。他們三位在我們這兒喝酒呀唱歌呀高興了好一會，才分了手的。那位范先生和那位生客，一道往韓城去了。

少女捧衣包出，陳森葵前。

母 這就是那位聶先生留下的包裹了，請你看看吧。

葵（略略檢視）這正是我兄弟的包裹，這些衣服都是臨走的時候，我替他摺好的。

母 這也是太湊巧的事。你先生請啗些酒吧？

葵 不，我不喝酒。餛飩要是便當的話，我想吃些餛飩。

女 好的，今朝剛巧蒸得有一籠肉心餛飩。（入廚取餛飩。）

母（再以酒尊勸酒）稍微喝點兒酒，去去風濕吧。

葵 不的，我一點酒也不喝。

母 真是難得。像在我們這兒，要找不喝酒的人，比找不喝水的魚，還要難呢。你先生想來是曉得的。我們這個地方風氣很不好，沒有酒和女子，簡直是沒有晝夜的。像這兒的淡水河裏，每天每晚都有無數的遊船，划來盪去的。你聽，他們唱的就是那些調子。

淡水中男女合唱聲：

我把你這張愛嘴，

比成着一個酒盃。

喝不盡的葡萄美酒，

讓我是時常酣醉。

我把你這對乳頭，

比成着一對坟墓。

我們倆睡在墓中，

血液兒化成甘露。

婆 其實隨處都是這樣呢。(少女捧慢頭出，置之案上)媽媽，你要曉得，就是這些慢頭在作怪。(指示少

女所捧出的慢頭)有錢的人吃了慢頭沒事做，沒錢的人不賣自己的女兒便吃不成慢頭，這幾年我們中原隨處都鬧成這個樣子了。

母 女 是的呢，我媽媽就因為要吃慢頭，差不多快要把我拿去賣了。(倚立廚舍門次)

(起立，向女走近)噯，你真會冤枉人。我何曾說過要賣你呢？(由席前繞向左側，走向孫婆)孫先生，你要曉得，我這個丫頭才叫奇怪。我們開小店的人家，有客來了，原是不能不應酬的。只她偏好像

一位大戶人家的小姐一樣，客人來了，不單不肯應酬，有時反而要得罪人家。她一點也不知趣，什麼事情都推在我一人身上。先生，你看，我們這樣人手少的人家，她假如不懂些世面，有一天我死了的時候，她豈不會餓死嗎？她那樣的，誰個肯要呢？

女

（背向一邊）沒人娶也不要緊，我就餓死也不願意和我不喜歡的人應酬的。

母

你看，先生，她就是這樣的脾氣。一說便和我鬧起嘴來了。像先生是初見面的人，她連一點客氣也不講。

婆

不客氣正好呢。這位妹妹真是純真。

母

噯，先生，你不要誇獎她了。前回就是因為令弟弼政先生，誇獎過她幾句，她竟高興得連神魂都顛倒了，一會兒對我說要往韓城，一會兒又對我說等弼先生回來了，要跟着到你們那兒。她這一向連紡績績麻都沒有心腸了。

女

媽，要你才會冤枉人啦！

母

（挨近女旁）我冤枉你做什麼？我想你既是那麼喜歡弼先生，就在弼先生的這位哥哥面前坦白地說出，請他作個主。等弼先生收你去做個丫頭，那我倒也可以了去一番心願呢。（回向弼婆）啊，弼先生，像她那樣的女兒，怕高攀不上罷？

婆

（含笑）沒有的事。不過，這是兄弟的事情，我只好在韓城去向他說，或者等他回來的時候，再慢慢商

量吧。媽媽，我倒要問你。陪我兄弟回到韓城去的那位客人，住在什麼地方，你可知道麼？

母 這要問嚴家莊上的人才知道呢。嚴家莊離我們這兒不遠，沿着這漢水河上去，可有一里路的光景。
(繞到蕭婆座位後，隔欄向長堤及右翼指示，又繞到右側。)那嚴仲子先生平常是愛打獵的，愛到我們這兒來，這兩天卻不見出來了。

婆 好的，我停一下便到他莊上去探問去。(開始細細地嚼食饅頭。)

漢陽橋上，幼女以竹杖導引盲兒出場。盲兒抱琴一張，年六十以往。女可十三。

幼 (向酒家母女請求) 媽媽姐姐們，你們好叫我們唱隻曲子麼？

母 你會唱嗎？

幼 會的。

母 那就請你唱一隻吧。

幼女放下竹杖，攙扶盲兒登上座榻，席地而坐。酒家母亦從旁相助。幼女解去琴袋，盲兒將琴置於膝上開始彈奏。

幼女唱出豫歌：

在昔有豫讓，乃是義俠兒，

初事范中行，其名無所知，

去而事智伯，智伯國士之。
智伯伐趙襄，三家分其地。
趙襄漆智頭，用以爲飲器。

豫讓述山中，報仇思所從，
變名爲刑人，入宮塗廟中。
趙襄如廟時，不覺心中動，
執問塗廟人，豫讓仍自供。
欲報智伯仇，故變名爲傭。
左右聞讓言，皆曰斬殺之！
趙襄曰義人，吾僅迴避耳。
豫讓復漆身，吞炭爲乞兒，
行乞見其妻，其妻不能知，
行乞見其友，其友乃悲啼。

友曰豫讓乎，胡爲殘汝身？
以汝之才智，委質爲趙臣，
趙襄必信汝，何事不能成？
讓已不能言，只自淚縱橫，
塗上書五字：不能懷二心！
襄子臨當出，騎過邯鄲橋，
乞兒出橋頭，對馬揮長刀。
馬驚襄子笑，此必塗脂獠，
執之果豫讓，襄子怒爲消，
不忍殺君身，君義已云高。
豫讓自斬指，血書在橋頭，
願斬君之衣，以報智伯仇。
襄子下馬來，脫衣授其手。

豫讓斫其衣，回刀自刎頭。
士爲知己死，義氣耿千秋。

幼女唱至中途，聽者均爲之感動，酒家母由座舉右後隅移至左前隅邊緣跪坐。酒家女亦於不經意之間已由副
藥座後邊至座場右後隅。

母（俟幼女唱畢）唱完了嗎？唱得真好，真好。

幼（還好唱一隻麼？）

婆（小妹妹，你太辛苦了，你們請吃些點心吧。）

酒家女跪言，即以饅頭授幼女。

幼（受之）多謝你們呢，賢惠的先生，賢惠的姐姐。（取其一授盲叟）爺爺，你請吃點饅頭。（自取其一

退坐橋頭嚼食。）

盲（盲目中淌出些眼淚）啊，真真多謝你們。我們從清早到此刻，一點東西也還沒有吃過呢。

母（彈琴的爺爺，你們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

盲（我們是從淪城來的，我們本是南方的人。）

母 你們要到什麼地方去呢？

盲 那我可不曉得。我們走江湖的人，就和天上的雁鵝一樣，過一路，唱一路，遇着什麼可歌可泣的事情，我們便把它編成曲子，掣來賣唱。冷天來了的時候，向南邊走。熱天來了的時候，又走向北邊來。我們走的方向是沒有一定的。

母 像你老這樣的人，聽得的有趣的故事，一定是很多的了。

盲 是的，我們地方走得多了，也就有這些好處。我們在路上雖然不免要受日晒雨淋的辛苦，有時候又免不掉要受些飢寒，但我們在四處聽得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待我們在山林裏走着路的時候，或者是睡在那兒的橋下聽着河水流着的聲音的時候，我們就給小鳥兒唱出歌聲來的一樣，無心無意地便把它編成了曲子。那時候真是再開心也沒有呢。不過這些年頭，世風也變壞了，連我們可以編成曲子的事情都很少了。

幼 （自橋頭趨近跟前）爺爺，韓城的那件新聞不是很好的嗎？

盲 啊，是的，是的。我倒忘記了。我們從韓城動身的那一天，真聽見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

婆 （忙向盲叟探問）是怎樣的一件事情呢？

母 老伯，請你講給我們聽聽。

女（同時）請你講啦，是怎樣的事情？

盲事情是這樣的。（推動膝上的琴，呼其幼女）玉兒，你把琴——發起來。

幼女應聲，將琴放入室內。

盲（自將衣服整理了一番，呈出正襟危坐之勢）事情是這樣的。說是韓國的國王和丞相，有一天正在朝廷上接見一位那一國的使臣的時候——是那一國的使臣呢？我倒記不得了。

幼說是秦國的呀。

盲齊國？

幼不是，是秦國呀。

盲唔，秦國。管他是秦國也好，齊國也好，就算是秦國的吧。那天，韓國的國王和丞相正在朝廷上接見秦國的使臣的時候，那時候庭上庭下四圍都是衛士。戒備得非常謹嚴的。聽說有一位年青的漢子（徐徐執杖起立）仗着一把寶劍，挺着身子一直便闖到朝廷上去。衛士們擋也擋不住他，有的只以為他是那秦國使臣的侍衛，便讓他上了朝廷。但他一上了朝廷的時候，他仗着寶劍，便向韓國的國王——

盲（插入）不是國王，是丞相呢。

盲我還沒有說完啦。——仗着寶劍便向韓國的國王左手邊兒坐着的丞相候，跑去。他一劍就刺穿了

丞相的胸膛，丞相拼死的跑去抱着右手邊兒的國王（做出姿勢來抱着自己右邊的幼女）想把那國王拿來做搶劍牌，但他沒有想到那漢子再刺上一劍，便把國王也一道結果了。

母 哦，好劍法！又怎麼樣了呢？

女 衛士們該沒有動手吧？

盲 誰還敢動手！動手的被他殺死了幾十個人，其餘的人有的駭呆了，有的駭跑了。駭呆了的看那位漢子只是向他們發笑，好像還說了些什麼……（回顧幼女）說了些什麼呢？你還記得麼？

幼 我也不記得了。

盲 記不得也不消管它。不過頂奇怪的是那位漢子一面笑着，一面把寶劍來，割下了自己的眼皮，割下了自己的嘴唇和鼻子，兩隻耳朵也割下了。割得一個面孔簡直不成形像了，然後纔橫着這樣一劍（以手向頸上作勢），割斷了自己的頸子。這才倒下去死了。（自己也略略倒了一下。）

婆 （早已起立，湊近盲叟身邊，至此突然哭出）啊，天呀！天呀！這一定是我的兄弟霸政呀！

盲 （回顧幼女）講這話的是一位姑娘嗎？

幼 不是，是一位先生呢。

婆 啊，我的兄弟，我的兄弟呀！你怎地要那樣慘死呀？

漢子
是以前人
回顧幼女
難免了
有着

那位
漢子

母 你怎麼就知道是他呢？

婆 嚴仲子早就託過我的兄弟，要他替他報仇，那一定是他，一定是他呀！

少女回身，俯膝掩泣。

官 (插入) 哭着的這位先生，你可不要這樣的輕率呢！韓城懸着告示在徵求刺客的姓名和他的家族，

萬一果真是你令弟的話，那你是脫不掉干係的！

婆 是的，他就是顧慮着我了！我是知道的，他就是因為顧慮着我，所以才那樣殘酷地把自己毀壞了。三年

前嚴仲子就來找過我的兄弟，那時候因為我們母親還在，所以兄弟沒有立刻允許他。這回他又顧慮着我，竟那樣地自殺了。他的面容和我相同，他是怕人家畫出圖形來，找尋出了他的姐姐。啊，我難道還要苟全性命，使我的兄弟永遠沒有人知道嗎？

着你了！你姐姐陪你來了！啊，兄弟，兄弟呀！我英勇而可憐的兄弟呀，你姐姐跟

官 (疑惑地自語) 唔，「姐姐」！

孟婆自座場忽忽下，酒家母親後挽之。

母 先生，你是發了瘋嗎？

婆 (恍惚) 哦，媽媽，是我糊塗了。(探懷取金) 這是我的傻頭錢。

母 不是說錢的事。你——會兒「哥哥」——會兒「姐姐」的，你是發了瘋，要往韓城去送死嗎？

婆 啊，媽媽，你請放了我。我現在也不怕什麼了。我穿的雖然是男子裝束，但我的確是個女子，我穿的這衣裳還是我兄弟小的時候的，你看，這不是很短的嗎？你看我的耳朵呢，這不是有耳墜眼的嗎？還有我這頸子，這不是很平滑的嗎？

盲 (點頭自語) 唔，還有聲音也是聽得出的。

母 哦哈，原來是那樣的。那媽，你是更不好走了。你一個女子要走多麼遠的路程，在路上也够就心的啦。

婆 那倒不要緊。我雖然是個女子，但我不怕什麼的了。人到了連死都不怕的時候，還有什麼可怕的呢？
(回身向橋走去。)

女 (始終搖泣着，至此始進前挽着翁婆) 姐姐，——你可以允許我稱你爲姐姐嗎？——我要跟你一道去！

婆 (鎮靜) 爲什麼呢？你怎麼好去的呢？

女 好去的，我要跟姐姐一道去死！

母 (插入二人之間，向少女) 噯呀，你也發了瘋嗎？

女 媽，我並沒有發瘋。我的心是比那天上的太陽還要清醒的。那天蕭政先生和嚴仲子先生兩人在這兒

談的話，我是完全聽見的。我也相信，那刺殺韓國的國王和丞相的，一定是趙政先生。我的心已經許了人了。我就算配不上他，我就替姐姐做個丫頭，陪姐姐去死，我也心甘情願的。

母 你心甘情願？

女 是的，媽，你女兒心甘情願地要跳出這兒的火坑了。像這兒這樣淫蕩的地方不是你女兒可以安身的地方。你女兒住在這樣的地方，比死還要危險呢。

母 啊，我真沒想到你會這樣。（不勝悲抑地，向紡車近處的座場邊緣坐下，面向左側。）

婆 你怎麼好去的呢？一位年紀青青的姑娘？

女 我要學姐姐一樣改換男裝的。（指座場上趙政衣包帛示）姐姐，胡先生那套衣服好讓我穿吧？

婆 （躊躇）怎麼可以呢？

女 （毅然步上座場）我想，沒有什麼不可以的。

婆 （走近酒家母身旁）你丟下你媽媽一個人，怎麼過意得去呢？

女 （在座場上挨近其母）唉，媽媽沒有我，恐怕反會少些累贅。媽媽的年紀還不算老，我自己是連父親姓什麼，都無從知道的人啦。（抱擁其母之頸而哭。）

母 （含淚，手撫其女之頭）啊，你不用講吧。處在這樣的地方，你媽媽成為這樣，也是迫於不得已的呀。

家沒有一個人扶持，要全靠一個女人掙扎呢。……好，你去，我也聽憑你去，（起立）反正我是不能留你在這兒的。留你在這兒，終怕會和我一樣的吧？好，你去，我也就聽憑你去。萬一死的果是孟先生，你要陪他死，那你也就可以成爲有名的烈女。萬一死的不是孟先生，你將來如能够跟了他，那我也就可以瞑目了。……好，你去，我也就聽憑你去。你就借孟先生的那套衣裳來穿上吧。你們的身材也相差不遠。

婆（仍然躊躇）怎麼可以呢？

母 我看是可以的，不用躊躇。我女兒的志向是滿好的，就請你玉成她吧。她能够跟隨你去，我也委實安心。

婆（仍然躊躇）丟下媽媽一個人在這裏，我們怎樣能够過意得去呢？

母 多謝你關心，我是孤獨慣了的人，我一個人留在這兒絕不妨事。好，不用躊躇吧，我們進房裏去替她把衣服換好。

少女攜衣包先行，母讓孟婆昇上座場，自己隨後，一同走入內室。

幼（向盲叟）爺爺，讓我也去相幫一下來。（盲叟點頭，幼女即昇上座場，走入內室。）

（獨立有間，紆徐地自語）啊，老人活了一輩子，遇着的可歌可泣的事情，雖不多也有好幾十件，但再沒有今天所遇見的，這樣稀奇了。古時候有過娥皇女英的故事，舜皇帝死了，娥皇女英兩姊妹去哭他，眼淚洒在竹上成爲了湘妃竹。但今天這件事情比起娥皇女英來，覺得還要有趣十倍呢。兩位女子一

齊要去殉死一位英雄。老人以後就專心唱出這曲歌來，也就可以使我這剩下的殘年有點意義了。
(稍停。)好，再吃一個饅頭吧。(又吃起饅頭來。)

漢水歌聲

儂本枝頭露

君是春之陽

君輝照儂身

身入白雲鄉

魂繞君之旁

君是春之陽

儂本枝頭露

君輝不見假

儂淚無乾處

身隨野草腐

盲

（傾聽着）唔，唔，這些歌辭也是很難得的啦。（曼聲學唱兩句）「儂本枝頭蕊，君是春之陽。」——
啊，不行，不行。我要唱這樣的歌，未免也太老了。露水得在清早的時候兒早乾，人得在年青的時候兒早死。我悔我年青的時候，不會殺死得那兒的國王和丞相，再來割斷自己的頸子啦。（稍停）啊，桃花落地的聲音，都可以聽得見呀……

（新婆及餘人均由內室走出。）

母

孫先生，啊，還是叫什麼的好呢……

女

媽，你就叫『先生』好了，我們已經不是女子了。

母

好的，先生，我就把我這個兒子交給你，你要叫他死，也儘管叫他死，你要叫他生，也儘管叫他生。他假如能夠同着你一道死，也是不枉白活了一世，我也樂得人家稱讚說：一隻野雞生出了一匹鳳凰呢。好，你們就請動身吧。

女

（哭抱其母，跪地）媽……（母女同哭。）

婆

（躊躇着）哎，我看，春妹妹，你還是不要去吧。

母

（忍淚，凜冽地）那是不可以的，不可以的。她那一番雄心，我們不可以使她挫折。我也悔我年青的時候是自己誤了自己呢。

女（振作起來）媽，我體貼你的教訓。我就死，也要不辱沒我的母親的。

母好，你們就請動身了，也要走好兩天，才可以走到韓城。

女（促孟婆）姐姐，就請走了。

孟婆微微點頭，徐徐由座榻步下，酒家女及母與幼女均隨之而下。徐徐向橋頭走去，行至中場，女復回身擁抱其母。母女均流淚而無言，母扶女起，踏孟婆徐徐上橋，復頻頻回首，終於走去。母流淚伸手揮別，至二人下場時，復急躍步上橋頭，倚欄悵望。幼女佇立於其後。

盲（獨立座場上，佇聽有聞）啊，去遠了，去遠了，連腳步的聲音都聽不見了。（略停）好，我們也可以動身了。玉兒，你向媽媽道謝，我們走了罷。

酒家母已自橋頭退下，佇立臺前，呈現十分哀痛的表情。

幼（至母側）媽媽，我們多謝你，我們走了。

母（凄冽地，並未回頭）你們也要走了嗎？

盲（已由幼女攙扶步下座場，準備向橋頭走去）是的，我們也要走了。（稍停）我們的生離也就和她們的死別一樣，我們這一次離開，誰個能够說，我們還有再見的機會呢？

幼女攜竹杖導引盲叟已上橋頭。

酒家母忍痛向酒店座場回顧，固然無人，更增悲感，表情益加凄慘。

母

（回顧盲叟父女，見其將下，急急喚出）彈琴的爺爺，你請轉來吧！

盲

（回過身來）好的，你還有什麼吩咐嗎？

幼女又由橋頭走下，至母身邊。

盲叟仍佇立橋階上。

母——爺爺，你們就留在我這兒吧。你的孫女兒就當做是我女兒一樣吧。（急驟地將身子蹲下，緊緊擁抱着

幼女，啜泣。）啊，我不能够讓你離開！

盲叟回陷著的兩眼亦流下眼淚。

（幕下）

幕後有歌聲唱出：

薄花生樹

雙鴿朝飛

眷懷伊人

我心傷悲

落花有意
流水無情。

雙鷗朝飛
薄花生樹
不見伊人
我悲誰訴

第五幕 十字街頭

景：黎明時分的朝市，時間雞聲。

舞臺前部爲一廣平之壇，尚可三四段，廣可八九尺。後部立一單軸之牌坊。牌坊中懸長方形紙燈籠一盞，燈下一面大牌，榜書：

「大盜刺相兼君

毀面屠腸

不知姓氏

受暴之市廛

知者賜以千金」

兩政屍直陳于壇上，頭前脚後。

衛士甲乙二人挾長矛，腰間懸牛角，在平壇前交互地跳來跳去。

乙 這屍首有點兒臭味了。

甲 算來已經隔了六天，就是一匹老鼠也該臭了。

乙 噯，這東西不知道要把我們苦到什麼時候？一個面孔弄得來比鬼還難看！

甲 一大清早便講鬼！

乙 再隔兩天爛壞了，湧出了蛆來，誰再能認出他呢？萬一有一隻貓經過的時候啦——

甲 啊，不要說了，不要說了。

乙 噯，你的胆子真小，你怕僵屍嗎？

甲 你不怕，萬一僵了屍，嚇得先跑的就會是你啦！

乙 我？

甲 那天東孟之會，駭跑得不要命的，是那一位啦？

乙 哼，總比那駭呆了，連跑都跑不動的好些吧。

甲 好的。總之就算你的胆子大好了，我不同你爭論。

兩人打了一次呵欠，又伸了伸懶腰。

甲 喂，我們還是坐坐，講點閒談吧。守着屍不講話，實在是再難受也沒有。（坐壇階第二段上。）

乙 一點也不錯啦。（與之並坐）唉，我倒要問你，我們韓城近來有首歌兒很流行，你知道不知道？

甲 是怎麼樣的歌兒？

乙 一開首就是「去吧，兄弟呀」的。

甲 （接着唱下去）「去吧，兄弟呀！我望你鮮紅的血液，迸發成自由之花，開遍中華，開遍中華……」

乙 啊，你也會哼啦！

甲 怎麼不會哼！這首歌兒僅僅幾天工夫差不多全城的人都在哼啦。我倒要問你：這首歌是從什麼地方傳出來的，你知道麼？

乙 我可不知道啦。

甲 哼，我告訴你，這是從韓山堅家裏傳出來的！

乙 唔，韓山堅？韓山堅不是內奸嗎？

甲 在俠累看來呢，當然是「內奸」嚟。不過據我看來呢，韓山堅倒實在死得冤枉。他和嚴仲子從前是好朋友，我相信他一定是個好人。我還要告訴你一個消息啦，可你千萬不要傳出去。

乙 是什麼消息？

甲 外邊有這樣的風聲，說這位傢伙（指孟政）也是韓山堅家裏派出來的？

乙 那可靠不住啦！韓山堅家裏人一個二個我都認識，從來也沒有看見過有這樣面孔的人。

甲 那些都不用管他吧，這個人的面孔你覺得怎樣？（指弑政。）

乙 你覺得怎樣？

甲 不是够俊秀嗎？我想他假如是穿上一件女人的衣裳吧，誰也不會疑心他是男子的。

乙 那天你還記得嗎？他才闖進便殿的時候，他的樣子真是漂亮呀。面孔是粉白的，眼睛很靈敏，嘴上沒有一根鬍鬚，我不滿你說，我那時還以為他怕是秦國使者的頑童呢。

甲 沒有想出他那樣的人才闖出了天大的亂子。

乙 （稍停）唉，我想，他怕是發了瘋的吧？

甲 倒也算是一種想法。

乙 大凡瘋子的面孔總是寡白的。

甲 不過你要說他是瘋子，但他講的話卻又很有條理。那天你是先走了，沒有聽見他要死時的那篇大議論呢。他告訴我們：他和韓侯和丞相俠累並沒有什麼私仇，只因丞相俠累主張三家分晉，削弱了中原的力量，使那橫暴的秦國愈見橫暴了起來。丞相俠累卻又私下和秦國勾結，幹着媚敵求榮的詭計。所以他要殺他。像他這些話不是很有道理嗎？

乙 你要說他不是瘋子，他那麼兇的人為什麼要自殺呢？

兩人向左手逃下。

森發與春姑著男裝由右手匆匆上。

婆 (從後呼喚二衛士) 前面的兩位朋友，前面的兩位朋友，你們知不知道那殺死國王的兇手是放在那兒的？(略停，無人回應) 嗟，好容易等進了城，又一個人也遇不着。遇着了，又讓他們跑掉了。他們爲什麼見了我們就跑呢？

春 有一位在說見鬼，在說殭屍的話呢。

婆 (淒抑) 嗟，怕死的終竟是我的兄弟吧。我的兄弟像我，所以他們見了我來，便疑是我兄弟的魂魄了。啊，我真是我兄弟的魂魄呀，我兄弟一離開了我，我就成游魂一樣了。

春 姐姐——啊，這稱呼，我又弄錯了——你聞着什麼氣味沒有？(此時二人已步至左前隅。)

婆 的確是有些怪氣味呢。屍首說不定就是放在這兒附近的。

春 (見平壇上屍首) 啊，那可不是屍首！

二人連上平壇檢視，春姑除牌上文告。

婆 (哭) 啊，是他，是他了！(抱新屍。)

春 (亦哭) 你怎麼會知道呢？(繞行至壇上之右後隅。)

婆

我怎麼會不知道呀！他就是沒有全屍，只要留着一個指頭，我也是知道的呀！不僅他全身的身材，全身的骨格，我是知道，就是他全身的肌皮上的紋路，我也是知道的呀！我的天，我的天，你怎麼使我的兄弟這樣的慘死呢？（痛哭不能成聲。徐徐起立，脫去巾幘和男衫，露出本來的女子裝束，將男衫和巾幘掩覆在磊政屍體上。春姑從旁流淚相勸。）啊，你看，你這樣把眼睛也挖了，把面容也毀了。把肚腹也割破了。啊，二弟，二弟呀！你的意思我是明白的呀！因為你的面貌和我相同，你是怕人家畫出你的圖形來，找尋兇手的族人的時候，終會找着你的姐姐的吧？啊，你怕你的姐姐陪你死，你怕你的姐姐怕死，你怕你的姐姐活在人世上還想嫁人的嗎？啊，弟弟，弟弟呀！你沒有知道你姐姐的心，你姐姐沒有你連一刻時候也是不能活在世上的呀，我們生來是形影不離的，我就和你的影子一樣，可我不是鏡子裏面的影子呀！弟弟，我的弟弟呀，你等着我，我來陪伴你來了！

春

（在磊婆哭訴時背向後面哀哭。至此從懷中搜出短劍一柄來，回向磊婆）啊，姐姐，我心裏痛得不能忍耐了，你讓我先走一步吧。（擬劍欲自刺其胸。）

婆

（急起阻止之）啊，妹妹，你不能這樣！你是死不得的，死不得的。你總要聽我相勸才好，你是死不得的呀！

春

我來正是和姐姐一樣，為死而來的呀。

婆 可是你要知道我們都死了，誰管他傳名？他的精神不是一點也不能流傳出去，使天下後世的人知道

威脅嗎？妹妹，還有呢，你應該還要想到你媽媽。她一個人留在瀟陽，孤寂得可憐呢。……

春 姐姐，你是希望我活着回去的嗎？

婆 是的，我是希望你這樣的呀。第一，我希望你留着不死，把我兄弟的故事傳播出去，使天下後世的人曉得有我兄弟這樣一位英雄，也使天下後世的暴君污吏知道儆戒。妹妹，你真是愛他時，單只這一點也就值得你隱忍着回去的呢。

春 （默默向前方移動，時而瞥視霸政，表示無限的傷心）……

婆 （已從春姑後側繞下平壇側）其次呢，妹妹，你既是真心愛他，你也該體貼他的精神。我的弟弟，他對我們的母親是很孝順的。我們的父親死得很早，是我們的母親把我們姐弟兩人，一手一脚撫養成

春 我的母親這一次許我來，我也是十分感激的呢。

婆 所以我們就應該想想，如何去報答她才好。我的兄弟，他在十五歲的時候，在外邊殺死過一次人，惹得母親憂慮了一場。後來他便改行學了屠戶，一步不曾離開過母親的身邊。從前母親還在的時候，那嚴仲子早就到我們家裏來請求過他，他那時拒絕了，就是因為母親老了，不肯把身子來許給朋友。直到

這回母親死了，除了服，他才來這樣爲朋友死了。妹妹，你要體貼他這種孝順的精神呢，你就是要爲他死，回去等伯母過世之後，再死也不遲呀。

春 （仍默然無語）……

婆 妹妹，你要體貼他的精神呢，你應該把他的名聲傳播出去……你聽我相勸吧，妹妹，你聽我相勸吧。

春 （放下決心）好吧，我就聽從你的話。但你不要以爲我是怕死的。（以短劍割斷左手腕脈，血流湍湧）姐姐，我就聽從你的話，活下去吧。

婆 （驚愕）啊！（擁春姑於懷）你這是何苦呢！

春 我活下去，活到我媽媽死了，我要替我哥哥姐姐報仇！我也要去刺殺那些暴君污吏！（將右手短劍高舉）

婆 啊，你這種志向是再好也沒有的。我兄弟要是知道的時候，是會怎樣歡喜的呢？（釋手）好，你可以走了，趁着沒有人看見，你就可以走了。

春 姐姐，那嗎——（已移行至台前，跪擁婆）

婆 （扶起之）那嗎，你就走好了。——啊，你手上的血一點也不停止，你趕快把手腕握緊些吧。
（如言）姐姐，你不要關心我，可我看著你死到臨頭，我卻要離開你走，我心裏實在是難受。（復進而

跪擁着婆婆。

婆 我們是一樣的難受。(扶之而起)不過我望你時常記念着你的姐姐，那你姐姐也就好像時常在你面前一樣了。好，你趕快走吧！(向右翼回顧一下)那邊好像有人來了。

春 請你給我一點什麼東西做紀念。

婆 (抽頭上玉簪一隻授之，髮散垂)好，妹妹，你就把這隻簪子拿去吧。這本是我母親的遺物，可我現在快要和我母親見面了，我望你永遠紀念着我。

春 姐姐，我多謝你。(舉簪在手)我是永遠不能忘記你的。(納簪入懷中。)

婆 哦，我想起來了。我們的盤費是快要用盡了的。(思索了一下，牽春姑手，一面向牌示指出)妹妹，反正是替兄弟揚名，你看那牌示上寫着有一千金的賞格呢。

春 姐姐，你的意思是要我去告發嗎？

婆 (點頭)反正是替兄弟揚名，拿回家去不也可以供養媽媽？

春 (有怨意)姐姐，你以為你妹妹有領受那種不義之財的意思嗎？你以為你妹妹肯把哥哥拿去賣的嗎？同是做買賣，我要學那賣唱的瞎子老人，我要把我哥哥姐姐的故事編成曲子，一路賣唱，一路走回去，我的盤費是不愁不夠的呢。

姜（感激而擁抱之）啊，你真是我可愛的妹妹。我把一切事都拜託了你，好，你就請回去了。（釋手。）

春 姐姐，你再沒有什麼話好說的嗎？

姜 沒有了，請你趕快回去吧！

春 姐姐……啊，我什麼事情都聽你的話呀！（再昂頭向姦政屍低望一番）那嗎，我就走了。（一步一回身，首地向左翼下。）

姜（捧心忖目一會，欲追蹤之，忽復中止）啊，我的心痛得難耐呀！（踉蹌走回屍畔，復由屍後繞至平壇之右半，俯身向屍）二弟，二弟，你的精神已經得到傳授了。你在黃泉地下當然是心滿意足的吧？（稍停）可是我是沒中用了。我離開了你便怎麼也不能生存，我的心痛得一刻也不能忍耐了。（自懷中取出短劍一柄，以之刺胸，撲倒姦政屍上，苦悶而死。牌坊下掛燈適於此時熄滅。）

舞臺沉默，漸露微明。

甲乙二衛士復偷偷由左翼掩上窺視。

甲 那兩個鬼魂連影子都沒有了。

乙 我們遇着的，的確是鬼。——哦，那是什麼？（指姦姜屍。）

甲（驚愕）啊，女人啦！（步上平壇）怎麼屍首不見了！

乙 (畏縮地走近) 那衣裳掩蓋着的，不是嗎？

甲 (喝蕭婆) 喂，你這個女的是什麼人呀？你伏在這兒做什麼呀？(見婆不應，以矛柄觸之，仍不動) 喂，你是睡熟了嗎？(又以矛柄觸之。)

乙 啊，有鮮血呢！(瞥見蕭婆之面，倉惶欲遁) 啊，鬼，鬼！

甲 鬼在什麼地方呀？你不要再發癡了！我看今天這件事情非同小可呢！這個女的是死了，還有另一個男子又往那兒去了呢？說不定，他是去邀集伙伴來打劫屍首的呀！這可不得了！這干係怎麼脫得掉？我們趕快吹起牛角來吧！

二人急吹牛角。

士長二人佩劍各領衛士一隊，由左右翼分別登場。

士一 (由右入場者) 怎麼一回事呢？(登壇見蕭婆) 這個女屍首是從那兒來的？

衛甲 (立在右側初頗惶恐，繼則情急智生，信口開河) 唔，事情是這樣的。剛才我們看見偷偷地來了兩個人，他們分明是想來偷這屍首。我們就和他們對殺起來。這位女的被我殺死了，還有一位男的駭跑了。

士二 (由左入場者) 駭跑了，你們為什麼不追上去？

衛甲 我們想，他們僅僅兩個人敢來偷屍，一定是不止兩個人，一定有許多黨羽埋伏在這城裏，所以不敢追上去，才趕快吹起了牛角來。

衛乙 還有，這位女強盜很像那位男強盜（指聶政）他們一定是兄弟姊妹啦！

士長二人踴躍竊笑面相。

士二 那天東孟之會你是在場的，你看怎樣？

士一 的確是像，把她殺死了，真可惜了。（回頭叱衛士甲乙）喂，你們爲什麼沒有把她活捉着？還有一個又逃向那兒去了？

衛士甲乙面面相覷。

士二 （嚴烈地）到底是打從那一方面逃走的？

衛士甲乙惶恐無主，各指一方。

士一 你這兩個蠢才！兩個人殺一個，還會讓他逃掉了——

士二 連逃跑的方向都不知道啦！

士一 你們真正和人對殺過嗎？

士二 唔，我想，一定是這兩個家伙，輪姦了這位女子，把她逼死了，才想出一個圈套來想脫掉干係的！你看，

她穿的是褻衣，連頭髮都是打散了的啦。

士一（低頭見出血跡）唔，我倒弄出一些眉目來了。（指出向左翼一帶的血跡）這一路不是血跡嗎？還有一個一定是打向這一方面逃跑了的。

衛士乙在此時即偷偷循血跡而下。

士二 你安知不是那個女的帶了傷走來的嗎？（指磊榮屍。）

士一 那倒值得推究。（問衛士甲）他們是從那一邊走來的？

衛甲（指右翼）是從這一邊走來的。

士一 那就很明白了。假使是帶了傷走來的，那前面便應該有血跡，但那前面卻沒有啦。

士二 你又安知不是狗血嗎？

士一 唉，這倒沒有想到。

士二 我看這事情還是他們兩個弄的鬼，一定是他們強姦了她，把她逼死了，才編出這一套鬼話來騙我們的。

士一 不過面孔的確是相像呢。我們不管是人是狗，跟着這血跡我去怎麼樣？

士二 你不要自受他們的騙！

士一 不過萬一真是那樣，倒有一千金的賞格啦！

左翼有牛角聲吹來，衆人正驚詫間，衛士乙一手吹牛角，一手拖著酒家女之髮由左手入場。後面一羣男女跟隨。此時春姑面上已慘無血色。

衛乙 （至二士長前，將春姑投藏壇下）嚇嚇，我把這逃走了的一個強盜抓來了。

士一 （叱跟隨而來的羣衆）那些閑人來做什麼！

士二 （顧左右）趕快給我趕下去，趕下去！

（衛士上前用矛頭威嚇，羣衆散去，但復徐徐聚集。）

士一 你是怎樣把他捉着的？

衛乙 我跟著這血跡追去，追出了城，看着他在橋邊上坐着，緊緊按着他帶了傷的一隻手。他看見我，要逃走也逃走不動了，我就給拉死狗一樣把他拉了來。

士二 唔，看你這樣粗魯，你倒還有點兒聰明啦。（向士長一）我們趕快審問他一下吧，看他的樣子也快要斷氣了。

士一 對，我們得馬上審問他。（將少女拉起）喂，你這沒王法的傢伙！你們到此地來，不用說是耍來像屍首的啦。（少女搖頭）你就想賴，也不容你賴了。我現在要審問你，你得明明白白地供認。這位殺死

我們的國王和丞相的兇手，你不消說是認得的，他是那兒的人，他叫什麼名字？

春（很低抑，但卻很清晰）你問他嗎？他是軹城深井里的聶政！

士二人（同時失聲叫出）啊，有名的大強盜！

士一 唔，這個女的呢？

春（側身移步登壇，見聶嫫已死，不禁悲哽）這是他的姐姐聶嫫。

士一（又回過頭去）我還要問你，這女的是怎麼死了的？

春（此時已登至聶政尸之左畔）她聽說韓國的國王和丞相被人刺殺了，那位行刺的勇士又自己殺死了自己，並且很殘酷地毀壞了自己的面容，她便想到這一定是她自己的兄弟。因為她知道，只有她的兄弟才有這樣的精神，也只有她的兄弟才有這樣的勇敢。今早我們走到這兒來，看見死的果然是她的兄弟，所以她自殺了（萎靡地坐下）。

士一 自殺了？你們不是和我們的衛士們對殺過嗎？

春（搖頭）沒有那麼一回事。

士二（向衛士甲乙）哼，你這兩個傢伙！

士一（繼續審問）你手上又怎樣受了傷呢？

春

這也是我自己割來表示我自己的心跡的。可我沒有想到在這手腕上割了這一下，竟使我這樣衰弱得沒有一點力氣了。（掩伏在弼政尸上。）

士一

那嗎我再問你：弼政為什麼要刺殺我們的國王和丞相呢？

春

（又稍稍振作起來）你們還不知道你們的國王和丞相的罪惡嗎？（略停）你們假如知道韓國的人為什麼窮得來只能夠吃點豆飯糞羹，年年都受着內憂外患，那你們就知道他為什麼要來殺你們的國王和丞相了。本來你們韓趙魏三家是不應該把晉國分割了的。分割了，便削弱了抵禦秦國的力量。野蠻橫暴的秦國便年年侵犯你們，年年侵犯關東諸侯。你們和關東諸侯，那趙國魏國齊國燕國楚國，是應該聯合起來，共同抵禦秦國的侵略。可是，你們的國王和丞相都不肯這樣做，偏偏要主張同列國分開，依靠秦國，這就是這位烈士要殺死你們的國王和丞相的緣故了。（又略停）因此，你們應該知道：這位英雄正是為國除害，為民除奸，他的死是為的我們大家呀！（漸漸衰弱下去）你們假如是有良心的人，就應該把這位英雄和這位烈士的屍首，抬到那兒清淨的山上去掩埋了吧。要這樣方才對得住他們，對得住你們自己啊。（又掩伏在弼政屍上。）

士一

哼，你們講的話總是這一套啦，好像是從一本書本兒上背下來的。我可不管你這些，我倒要問你：你來又是幹什麼的啦？

春（十分抵抑）我來呀，就是爲的要向你們說出這番話。

士一（哼，爲了要說這幾句反叛的話，值得你千里迢迢來送死嗎？）

春 向你們介紹一位真正的英雄，原是值得我們犧牲自己的生命的啊。（振奮）假使這位英雄，從此以後便能流芳千古，成爲我們中華男兒最好的榜樣，那我個人的生命又算得什麼！

士二（回顧士長二）這條伙怕一定也是個女的，可是人倒很倔強。總之我們多謝了他一千金的賞格啦。啊，哈哈……

士二（在平壇右前隅）啊，哈哈……

春（痛憤欲絕）啊，人的良心何在呀！（勉強撐持，伸向磊）姐姐，姐姐，我辜負了你，我辜負了你……

此時衛士及羣衆頗呈動搖之勢。

衛士甲乙二人已移至平壇之後，交互接耳，有所商議。

士二（俯身將春站拉起，復擲下）喂，怎麼樣啦？你叫什麼名字啦？

春（再掙扎一番，伸向磊政面側）我可愛的……英雄呀……哥哥……（掩伏磊政肩頭。）

士二（如前）喂，怎麼樣啦？你哥哥長哥哥短的，你是他的兄弟嗎？……唔？你是他的姪輩嗎？……你到底

是什麼人？你叫什麼名字？（又將春姑拉起。）

春（極低抑地）我是……漢陽……酒店……（「酒店」二字聲最低抑，幾不可辨，語猶未畢，氣絕，倒下。）

士一 怎麼啦？你是「僕陽堅」？你是他的僕人。姓「陽」名「堅」的嗎？喂，怎麼啦？（再拉起春姑，見已死去，回向士長二）嚇嚇，這傢伙斷了氣了。

士二 好在我們都已經問清楚了啦。還有我看這傢伙一定是個女的，聲音舉動，一切都可疑。說不定他身上還有些什麼秘密的東西，我們搜查看。

士一 對。（向衛士們）來呀，你們走兩個來搜查他！
此時衛士及羣衆中之動搖意甚，無人應命。

士二 唉，你們都呆了嗎？讓我們自己動手。

士一 對，我們自己動手。

二人共向少女懷中搜來。

士一（取出短劍）有一隻匕首。

士二（搜出玉簪來）一隻玉簪，這傢伙斷然是女的。

士一 一點也不錯。(把少女胸襟袒開，露出下面的女裝)你看，她這裏面不全是女人的衣裳嗎？

士二 (狂笑)啊，哈哈……才是一位怪傢伙！

士一 (同)啊，哈哈……

此時甲乙二衛士各從二士長身後，以長矛刺其背。甲刺士長一，乙刺士長二。同時叫出：「我們殺死這些沒良心的狗官呀！」二士長欲拔劍抵禦，但已不能支持，分別倒地。其餘衛士及羣衆均響應，鏖湧而前。

甲 (站在壇上，左前隅)啊啊，這位姑娘說的話是多麼動人呀！

乙 (站在平壇第二段，右前隅)他們三位的良好心是多麼動人呀！

甲 他們是爲我們死的。

乙 他們是不應該白死的。

甲 他們要我們同列國聯合起來，抵禦秦國。

乙 是的，我們要聯合起來抵禦秦國！

甲 大家聽見的，年青的姑娘告訴我們，有良心的應該把這些好人的屍首抬到清淨的山上去。

乙 是的，我們是有良心的，我們要把他們抬到山上去！

甲 踏着他們的血跡，抬到山上去！

乙 抬到山上去！

羣衆（同時響應）抬到山上去！

衛士與市民之羣同時動手，分別將三人屍首扛上肩頭，向牌坊走去。蔣政在正中，森榮在右，春姑在左。舞臺背景

一片紅光，表示太陽已經上昇。

全體合唱聲中閉幕。

去吧，兄弟呀！

去吧，兄弟呀！

我望你鮮紅的血液，

迸發成自由之花，

開遍中華，

開遍中華！

兄弟呀，去吧！

中華需要自由，

中華需要自由！

如狼似虎的恣睢暴戾，

要吞噬赤縣神州。

人們反勇於私鬪

而怯於公仇。

去吧，兄弟呀。

去吧，兄弟呀！

我望你鮮紅的血液，

迸發成自由之花，

開遍中華，

開遍中華！

兄弟呀，去吧！

中華需要兄弟，

中華需要兄弟，

去破滅那奴隸的枷鎖，

把主人翁們喚起。

快快團結一致，

高舉起解放的大旗！

去吧，兄弟呀！

去吧，兄弟呀！

我望你鮮紅的血液，

迸發成自由之花，

開遍中華，

開遍中華！

兄弟呀，去吧！

同歌在閉幕後，仍返復歌唱，酌量情形，可返復唱至三遍以上。

（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整理畢）

附 錄

- 一、我怎樣寫「棠棣之花」
- 二、由「墓地」走向「十字街頭」
- 三、「棠棣之花」導演的自白（凌鶴著）
- 四、「棠棣之花」的故事
- 五、曲譜十一首

我怎樣寫「棠棣之花」

真沒有想出棠棣之花在最近竟被搬上了舞台，而且大受歡迎。我知道這一多半是靠導演、演員、音樂、舞踊及一切前後台工作人員諸君的力量，我深深地感謝他們。

因這一演出的成功，使我發生了好些回憶並接受了好些問題，我感覺着有加以敘述和解答的必要。我對於翦髮和翦政姊弟這個故事發生同情，是很小時候的事，現在已經記不清了。史記的刺客列傳，特別關於荊政的一部分，在舊時的古文讀本上，大抵都是選錄的。凡讀過這故事的人，我相信沒有不同情他們倆的。這是從前和荊軻刺秦，專諸刺僚，差不多是成爲了民間故事，雖然現在是和一般年青的朋友藉箱球送了。

我起心把這故事戲劇化是在民國九年的春天。我約略記得是把海黑和女神之再生寫完之後，開始執筆的。那時候我還在日本留學，是九州醫科大學的二年生。我讀過了些希臘悲劇家和莎士比亞，歌德等的劇作，不消說是在他們的影響之下想來從事史劇或詩劇的嘗試的。

我起初的計劃是想寫成十幕，便是屠狗、別寫、邂逅、密謀、行刺、誤會、聞耗、哭屍、表揚。完全根據刺客

列傳，從嚴仲子訪問起，寫到孫政名表露爲止。

依據史記，孫策是嫁了人的。在孫策哭屍時有這樣的幾句話：「政所以蒙污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爲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故爾我準備有「缺夫」的一幕，我是想寫出孫策想去追蹤她的兄弟，而她的丈夫（作爲一位商人）不肯，因而遂致乖離決裂。但我又參考戰國策（卷二十七，韓策二）這同一的故事明明爲史記所根據的，卻沒有嫁夫這一段話，這當然是司馬遷的蒼蛇添足。孫策是以不嫁夫爲更美滿。因此，我的計劃便中途生了變革。

本來我的前五幕已經是約略寫好了的，經這一番變革便停頓了下來。同時我又感覺着第一幕與其它九幕相隔三年多，時間上不統一；而且前五幕主要寫孫政，後五幕主要寫孫策，人物上也不統一；於是便率性把寫成十幕的計劃，完全拋棄了。寫成了的五幕中第二幕和第三幕覺得很有詩趣，未能割愛，在民國九年的雙十節時事新報的學燈增刊上把第二幕發表了。後來被收在女神裏面。又在十一年五一節創造季刊的創刊號上把第三幕發表了。這兩幕便被保存了下來，其它都完全毀棄了，一個字也沒有留存。

直到五卅慘案發生的時候，那時我在上海，而且就在慘案發生的那一天，我在南京路先施公司的樓上，親眼看見一些英國巡捕和印度巡捕飛揚跋扈，彈壓行人的暴狀。這又把我的創作慾觸發了，我便費了十天左右工夫寫成了孫策（即現在的棠棣之花的最後兩幕）寫成後，上海美專學生要慰勞罷工工

友曾經把它演出過，演了兩場。這個獨立的兩幕劇，後來我把它收進了三個叛逆的女性裏面，還附載有一篇關於演出當時的情形的敘述。

北伐那年的四月，廣州在廖夫人領導下的一個劇社卻把孤島和以前發表過的兩幕合併起來，作為四幕劇的棠棣之花演出過。那是有點不合理的，因為那樣的湊合使第二幕和第三幕完全是一個景，假如作為一幕的兩場在結構上也够累贅。但就是那樣的演出時也公然得到了相當的好評。

棠棣之花作為五幕劇的現有形態是四年前「八一三」戰役發生以後，而且是上海成為孤島以後的事。上海成為了孤島，有一個時期我住在租界上的一位朋友的家裏，因為工作不能做，而且不便輕易外出，於是便想起了把棠棣之花來作一個通盤的整理，加了一個行刺的第三幕，把以前割棄了的兩幕恢復，就這樣便使孤島擴大了。

以上是寫作經過的大略。在這一次的上演上又曾經加了一番增改，特別是第二幕的後半，和第三幕的增加一場，使劇情更加有了些變化，而各個人物的性格也比較更加突出了。把二幕的單純的「食客」演化為韓山堅，作為磊政的嚮導，過渡到第三幕，這個並未前定的偶然生出的着想，使我感覺着相當的滿意。這真真是一個意外的收穫。

講到棠棣之花的故事，在從前我自己是曾經相當考證過的。我主要的是參合着戰國策、竹書紀年和

史記這三項資料，並沒有純粹依據史記。史記這部書在保存中國的古史上，固然是極有光輝的典籍，但它本身實在有不少的瑕疵。這些瑕疵，有些是出於司馬遷存心潤色，例如上面已經說到的孟姜已嫁夫之類，有些是出於他的疏忽。在這個故事裏面便有由於他的疏忽而弄錯了證據。

根據戰國策，明明說孟姜受着慶仲子的請託，到東孟之會「直入上階，刺韓傀（即俠累），韓傀走而抱哀侯，孟政刺之，兼中，哀侯。」又韓策三也有「東孟之會，孟政陽堅刺相兼君，許異號哀侯而殺之」的話，可見孟政行刺是在哀侯時，而行刺時是把君相同時刺死了。

但在史記是怎樣呢？刺客列侯上本說「漢陽，慶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卻。」足見孟政行刺明明是哀侯時事，可是他把「兼中，哀侯」的一點刪掉了，而在韓世家裏面又寫着「列侯三年，孟政殺韓相俠累」（據集解所引「徐廣曰六年救卻也」，可知「三年」必係「六年」之誤。）同是一事，一面寫在哀侯時代，一面又寫在列侯時代，這已經是矛盾。

列侯十三年卒，其子文侯立。文侯十年卒，其子哀侯立。（史記是把哀侯作為列侯之孫，其實這也是錯誤，依紀年與世本只是父子關係。）哀侯六年又寫着「韓獻其君哀侯，而子懿侯立。」這又把一件事化而為兩件事了。

這些，我看，完全是出於司馬遷的疏忽。可就因他這一疏忽，便以訛傳訛，後來的所謂正史多把這件故

事分化成兩件而敘列着。

戰國時代的史事，說誤最多，戰國策本是由零星的篇簡集成的書，文字亦多脫誤。例如上面已舉出的「孫政陽擊刺相兼君」的一段，那原文就很難懂，我把它抄錄在下邊記。

「東孟之會，孫政陽擊刺相兼君，許異欲哀侯而立之，立以爲鄭君。韓氏之衆無不聽令者，則許異爲之先也。是故哀侯爲君而許異終身相焉，而韓氏之尊許異也，猶其尊哀侯也……」

這麼說也是不通的文字，許異已經把哀侯職死了，而又「立以爲鄭君」，這斷然是有錯誤。

竹書紀年這部書是很可寶貴的，它本來是在晉太康年間出土的魏國的國史，但可惜這書散佚了，現存的是明朝的人所僞撰的。好在司馬貞的史記索隱時時引到它，替我們保存了好些寶貴的資料。例如在韓世家的「韓嚴弑其君哀侯而子懿侯立」下，便引紀年云：

「晉桓公爲哀侯於韓，韓山堅賊其君哀侯而韓若山立。」

韓若山不用說就是懿侯了。根據這些，我們可以知道，戰國策那段不通的文字是應該增改如下的：

「東孟之會，孫政陽擊刺相兼君，許異欲哀侯而立之，立其子（若山）以爲鄭君。韓氏之衆無不聽令者，則許異爲之先也。是故懿侯爲君而許異終身相焉，而韓氏之尊許異也，猶其尊哀侯也……」

爲什麼韓侯稱「鄭君」，根據紀年，便可以理解，我在劇本中寫的「韓城」就是指的鄭邑，這是現今

河南的新鄭，由濮陽至此，晝夜兼程，兩三天是可以到的。

有的人站在純粹歷史家的立場，說陽堅、韓山堅、韓嚴應該是一個人，而且應該就是嚴仲子。嚴遂不錯，有些近是。但在戰國策西周策中又有「嚴氏爲殷而陽堅與焉」的話，這「陽堅」必然是陽堅的錯誤，可證陽堅和嚴遂是判然兩個人。假使讓我也發揮些考據家的技倆，我想陽堅和山堅倒會是一個人，而且山堅的「山」字恐怕是「由」字的形近而誤，由與陽音相近，既係雙聲且近於陰陽對轉。不過我在本劇的人物配置上更發揮了一點創作上的自由，我把韓山堅和陽堅是分化成爲兩個人的。從酒家女臨死時的「濮陽酒店……」說起成爲「僕——陽堅」點出了陽堅的虛名，而以酒家女頂代。又把韓山堅作爲嚴仲子的心腹，表現成爲暗中活躍的志士。還有許異一名本來也可以利用，因爲戰國策那篇文字錯落難明，而且「許異」我疑心就是「遂」字的音變（猶如「快累」亦稱爲「傀」）也就是嚴遂，所以我結局把他拋棄了。

寫歷史劇並不是寫歷史，這種初步的原則，是用不着闡述的。劇作家的任務是在把握歷史的精神而不必爲歷史的事實所束縛，歷史的事實並不一定真實。這兩者要想得到統一，恐怕要在真正的人類史開幕以後去了。故爾劇作家有他創作上的自由，他可以推翻歷史的成案，對於既成事實加以新的解釋，新的闡發，而具體地把真實的古代精神翻譯到現代。

歷史劇作家不必一定是考古學家，古代的事物愈古是愈難於考證的。絕對的寫實，不僅是不可能，而且也不合理。假使以絕對的寫實爲理想，則藝術部門中的繪畫雕塑早就該毀滅，因爲已經有照相術發明

了。我在這些認識之下，不僅在人物的配置上取得了相當的自由，如無中生有地造出了酒家母女，治遊男女，盲叟父女，士長衛士之羣，特別在言語歌詠等上我是取得了更大的自由的。我讓劇中人說出了和現代不甚出入的口語，讓蕭榮唱出了五言詩，遊女等唱出了白話詩。這些假使要從純正歷史家的立場來指摘，都是不合理的。但假如不容許這種類似不合理的藝術存在，則戲劇活動乃至一切的文藝活動都不能成立。我們如想到金兀朮在北平舞台上唱平劇，在重慶舞台上又唱川劇，丹麥王子的罕默雷特在倫敦舞台上說英文，在莫斯科舞台上說俄文，這裏是可以得到歷史劇的用語問題的論題的。

反正是幻假成真，手法乾淨些，不讓人看出破綻，便是上選。大概歷史劇的用語，特別是其中的語彙，以古今能够共通的最爲理想。古語不通於今的非萬不得已不能用，用時還須在口頭或形像上加以解釋。今語爲古所無的則斷斷乎不能用，用了只是成爲文明戲或滑稽戲而已。例如在戰國時打仗你說他們使用飛機坦克毒瓦斯，古代中國人口中說出了「古得貌甯，好都幽都」(Good morning, how do you do?)，那實在是滑稽透頂的事。

棠棣之花，的政治氣氛是以主張集合反對分裂爲主題，這不用說是參合了一些主觀的見解進去的。望合脈分是民國以來共同的希望，也是中國自有歷史以來的歷代人的希望。因爲這種希望是古今共通的東西，我們可以據今推古，亦正可以借古鑑今，所以這樣的參合我並不感其突兀。據史記，嚴仲子與俠累的關係只說了「有卻」兩個字，這實在不够味。到底是誰曲誰直我們都無從知道，只是有點私仇而已，這實在是不够味。戰國策要周到些，揭出了「嚴遂政議直指，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的這些事實。我們據此可以知道嚴遂是站在公正的一面，而且性格相當直率，俠累則不免是估過拒諫，跋扈飛揚。但是嚴遂所議的是什麼，所指摘的是什麼，這裏也沒有說出。爲要增加嚴仲子的正直性，同時也是增加蒯政姊弟的俠義性，我把三家分晉的事情聯合上，因爲韓趙魏三家實際上把晉國分裂了的，就在韓哀侯元年，嚴仲子要「政議直指」正可爲絕好的題材，而且也是應該有的。

嚴仲子避居在濮陽，這在古代相傳爲「淫風流行」的地方，所講桑間濮上的情景，我們讀國風的「期我乎桑中，邀我乎上宮」和「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的那些詩，是不難想像的。爲要構成那種氣氛，所以我在第二幕和第四幕中插入了冶遊男女的歌唱。在這番構成上，日本的風俗也幫助了我，日本人在櫻花開放的時節，那種舉國若狂的情形，實在是有些原始的風味。劇中所插入的那首「春桃一片風如海」的歌，事實上是在民國八年的春天，在博多的西公園看櫻花時做的，只是原詩是「春櫻」，在

插入劇本時，我把「縗」字改成了「桃」字罷了。這些經歷，當然只有作者自己知道。總之我是盡力在想托出古代的現實，有好些年青的朋友對於古典的素養欠缺，也不大肯研究，喜歡說我的東西是主觀的，浪漫的。這樣的批評在我倒無關痛癢，不過在批評者本身的態度上，我倒覺得太主觀，太浪漫了一點。

三年之喪的制度本來是創制於儒家，就在比竊政更遲的孟子時代在一般的上層階級都還沒有行過。例如孟子被滕文公行三年之喪，便遣了滕國的父兄百官反對，他們說「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我在劇中卻讓竊政違逆服了三年喪，這兒是有些問題的。史記和戰國策上本都有「竊政母死，既葬，除服」的話，但所「除」的「服」不一定就是三年的喪服，而且兩種書都是後人的追記，並不必一定絕對可靠。尤其竊政是游俠之徒，便與儒在精神上不相容，讓竊政來行儒家的三年之喪，覺得有點不合理。這層意思，我自己在前沒有考慮到，是幾天前周思來先生向我指出的，我感謝他這個非常寶貴的意見。本來很想根據這個意見把劇本修改一遍，但要牽連到歌詞，牽連到幾乎全劇的情調，我也就只好踴躍下來了。好在竊政原是孝子，母死之後經歷三年餘哀方盡，也多少可以襯出他的孝心。對於並無真正的史實概念的一般觀眾，反而可以增加效果。因為在一般觀眾心中，三年之喪還是被認為天經地義的，假使竊政母葬即行，恐不必會被認為義俠，而反被認為忤逆。太新的歷史考證有時也難得搬上舞台，這似乎也得到為論歷史劇時的一個研究項目。又例如離騷裏有女須諫屈原的一段，女須在前多被認為屈

原的姐姐，這已成爲一般的定論；但也有的認爲是妹子的（鄭玄），有的認爲是隱妻的（朱熹）。經我的考證，覺得是相當年青的愛人。假如我們要把握屈原登上舞台的時候，是把女須寫成愛人的好，這是寫成姐姐的好呢？我目前正爲這事情考慮。我感覺着恐怕以寫成姐姐的更加方便。寫成姐姐，再配上一位年青的侍女上去，使她對於屈原發生情誼，恐反而會增加效果吧。考據和創作，看來畢竟是兩條不必一定平行的路。

三十年十二月九日

由『墓地』走向『十字街頭』

黃芝岡先生的評棠棣之花，在未印成鉛字之前，我已過細地讀了兩遍，甚為感佩。因為在十分認真的觀賞了之後，又十分認真地執筆批評，而且有很多深入的見解提供了出來，這在劇作者實在是感覺着非常榮幸的事。

棠棣之花要認為詩劇或史劇或話劇，在作者都無可無不可。因為本是話劇形式，說是話劇固不算錯；題材是史，稱為史劇也是應該；有些詩趣在裏面，並從廣義而言則一切文學作品皆可名詩，認為詩劇不用說也是恰當的。不過，總之是「劇」，芝岡先生的文字也是「劇評」，因此在戲劇構成上，便不免想補充一些意見。

在戲劇構成上，第三幕底插入，我認為依然是不可少的。戲劇注重在形象與動作，如無第三幕，則第四幕中盲叟底敘述，僅是抽象的言詞，不能深切地感動觀眾。還有作者底微意是在用對照底手法，於靜景之中插一動境，於田舍生活中插一宮庭生活，於純真的人性美中插一詐偽的人性惡，以兩兩相形，增加效果。這種手法，倒也並不新鮮，且以「廚師」為喻，則甜菜之中一定要放點鹽，酸菜之中也一定要加點糖，倒

是一般廚師們所奉守的原則呢。

插入，我看，是不成問題的，至於因這一插入，竟將全劇庸俗化了，『那倒不是插入底不應該，而是插入得沒有十分合式吧。換句話說，便是鹽放多了一點，醬加多了一點，使全盤的菜不能讓『食客』進一嘴。』這責任似乎也不好讓『韓哀侯，使累之類的人物』來負，這些『之類的人物』只要寫得好，也儘可以使『詩趣』不致『稀薄』，但『丁』不是描寫過地獄，歌德不是描寫過惡魔，波陀萊爾不是做出了惡之華，羅丹不是雕出了沒鼻子的人嗎？而依然是『詩』，依然是『美』。大概『詩』和『美』底範疇相當多，不是那麼單純的問題。近代的音樂家也要使用被調，故意要讓不調和來增加其調和。看來畢竟是『廚師』手腕底問題，實在是抱歉的事。

不過讓我作為第三者來說話的話，在舞台上的第三幕，我倒感覺得它並不『庸俗』。燈光、佈景、服裝都收到了應有的效果，演員諸位也都演得恰如其份。假使因為材料『庸俗』便顯得『庸俗』，那倒是成了功的。因為導演並沒有把地獄演成天堂，演員也並沒有把曹操演成劉備。提放曹不要上『公堂』，固然可以，我也希望，一幕，二幕，四幕或四五兩幕（便是曾經單獨成為兩幕劇的竊嬰）個別地單獨上演，但要說『二、四兩幕』完全一個景，問題是十分小，『那倒未能贊同。不僅那樣呆板的戲不會見過，但是那樣呆板的文章也不敢恭維。就算是『盲腸』也罷，只要沒有發炎，對於『本身健康』並無妨礙。毛延壽應

該挨罵也就讓他挨挨罵，王莽應該受罰也就讓他受受罰，舞台藝術是不能怎樣潔淨的。

酒家母底「轉變」成了問題，倒是出乎意外。我以為人性中都有一片純真，即是受了鋼鐵，也都有發露底可能。何況「轉變」了的酒家母，依然還是「平凡」，即使把她寫得來「比蕩母還高明」，似乎也並不是不應該的事。蕩母並不一定就是至高無上的聖母，嚴仲子初訪蕩母時並未把請求底目的說出，而蕩母也不必一定就非得預聞不可，在這一點上，作者是可以敬告無罪的。然而我要說一句心坎裏底話，酒家母「轉變」底那一節，在作者倒是認為全劇中最得意之筆，或許也怕是「蕩母」不自知其醜之醜吧？

酒家女，事實上寫得來比蕩母還要高明，這本是作者所手造出來的人，自然應該完全負責。至於「詩劇主人」如能被認為就是酒家女，我也並不想提出異議。不過要把酒家女寫成「憂傷以終老」，於我的興趣全不相投。而且要寫成那樣，必得再來一個第六幕底「漢陽橋畔」，仍然是免不了「喧賓奪主」，效果不用說完全是相反的。假使要那樣消極的東西才是「詩」，我甯肯顧全我的劇，不願意多去粘惹「詩」由「墓地」到「十字街頭」是我的目的，「依戀之情」正是「想依考古、史實、情理、結構等等」把它斬斷的。

『一定叫許多歌女歌男，在台上大舞幾陣，』也得申述幾句。在我最初寫成的蕩母裏面，本來是沒有歌女歌男出場的。假使有人收藏有蕩母單行本或光華書局出版的初版三個叛逆的女，性便可以查出，但

在上海上演時由歌舞指導的歐陽予倩先生讓一羣歌女出了場，載歌載舞，我覺得很有意思，使空洞的氣氛形像化了。於是在商務出版的瑞雲裏面所收的瑞雲，便加入了歌女出場底節目。本來這瑞雲之花底完成，由民國九年到現在，是編互了二十二年底歲月。中間我過了好些次的刪改。民國九年時，新報學燈雙十節增刊，初版瑞雲，創造季刊，創刊號，瑞雲單行本，光華版三個短造的女性，商務版瑞雲，北新版甘願，瑞雲，這些資料如收得齊全，我倒很想把它們彙集起來，以表示一個作者在創作過程中的一些苦心的痕跡。但這工作，恐怕比重新創作一種劇本還要艱難罷。這一次的上演，歌舞者出場凡兩次，本是劇本所規定，不應由導演者負責。抗建堂底台面狹小，歌舞者出場不能展開，是一件小小的遺憾。但於「使空洞的氣氛形象化了」這一點，我的信念是沒有動搖的。還有因舞台活動面偏集於左側，右側空隙如不讓歌舞者一二次出場會，使舞台成為「半身不遂」這也是值得考慮的一件事。

「瑞雲是小姐呢還是太太？」芝岡先生以為「不將兩造從古墳裏挖出來，說戰國策全是史實，司馬遷毫無根據是終嫌太早了，」這個非難雖然不屬「劇評」範圍，但差不多是根本把考證底方法否認了。戰國策底策究竟是哪一位史官或非史官所寫在竹簡上的已不得而知，當然不能「從古墳裏挖出來，」即使萬幸把司馬遷「從古墳裏挖出來」了，他也不會說話的。史記底諸政傳文和策底文字幾乎全部相同，僅僅略略有些添削，策是諸政傳底底本，我看是毫無問題。司馬遷引用古書，總愛加以添削，

是學術界所通認的事，因而我說司馬遷是「畫蛇添足」，決不是任意誣毀。同一的水，由上游取的總比下游乾淨，因而我認定「蕭榮」是以不嫌夫爲更美滿。」在這兩個斷案之間，我倒並不覺得有什麼「破綻」。自己是有點考證癖的人，這一來又不免「將歷史考古的話說得太長」了一點，希望芝岡先生原諒。

三十年十二月十九日

第三幕的插入的確使全劇庸俗化了。破坏了詩的氣氛。這幕母的轉變，確太快。我覺得郭沫若有点「文章是自己的好的驕氣」。

「棠棣之花」導演的自白

凌鶴

民國三十年十一月十六日爲郭沫若先生五秩壽辰，演劇文化界友人們，爲了紀念先生創作生活二十五週年，除於誕辰舉行茶會慶祝，出版紀念特刊，紀念叢書，紀念冊，籌設紀念圖書館等等而外，並上演先生的劇本與爲紀念先生而上演話劇，以籌募先生的獎學基金。

沒有問題的，以上各種工作，爲了表揚一個對於新文化運動久著殊勛的革命烈士之豐功偉績，爲了鼓舞青年文化工作者躡齊步伐向人類進步的大道上邁進，都是很有意義的，而且每一個景仰先生的文化國士們都樂於參加諸種紀念工作，以表示對於新文化運動之努力推進。

上演話劇決不是輕而易舉的事，因此特邀請留滬劇人組織演出委員會，籌演荆先生的棠棣之花，並將陶翰笙兄的新作天國春秋作爲紀念獻演。同時組織導演團以主持導演事宜。

關於天國春秋的執行導演，中華劇藝社早已決定由應雲衛兄擔任，而棠棣之花的執行導演，卻經陶翰笙兄和我分別收請過好幾位先生，結果都因故不能擔任。只有馬彥祥兄的舞台監督卻很早便應允一肩承擔，使我們非常感奮。一直到十一月一日由演出委員會推定由我負責導演。

抗戰軍興，我便由郭沫若先生的介紹首先參加戰地政治工作，以後又在先生直接領導下工作四年，追隨左右，直至如今。何況先生是我在文化工作中最景仰的人，這次既然在事實上非由我來擔任導演不可，當然實無旁貸，而且時間侷促，也不容我再事推諉了。

當我第一次讀二幕本孫安時還是在中學時代，我深為那種濃厚的詩的氛圍和崇高的純情所感動。以後日子久了，自不免淡薄，可是這次爲了上演再來研讀五幕本 棠棣之花時，依然陶溶在馥郁的詩的情調中，使我慨嘆，使我哭泣，我覺得與其說是熱情的劇本，毋寧說是讚美正義的壯麗的詩篇。這便確定了導演的第一個概念：我要儘可能的把詩的風格強調起來，這應該是本劇最顯著的特色。然而這並非詩劇，亦非歌劇——雖則有歌舞的穿插。作者是寫實地用壯烈的詩篇來謳歌這古代的英雄美人，同時用美麗的情調來描寫這可歌可泣的故事——雖則並不需要曲折離奇。作者在第四幕從盲叟的口裏說出：

「老人活了一輩子，遇着可歌可泣的事情雖不多也有好幾十件，但再也沒有像今天遇見的這樣稀奇了。古時候有什麼娥皇女英的故事，舜皇帝死了，娥皇女英兩姊妹去哭他，眼淚洒在竹上成了湘妃竹。但今天的這件事比起娥皇女英來覺得還要有點十倍呢。兩位女子爭着去殉死一位英雄。老人以後就專心專意唱出這曲頌來，也就可以使我剩下的幾年有點意思了……」

從這裏說明作者要使這『可歌可泣的故事』深入觀眾的心中，以激勵英烈之風。自然，在舞台上較

述故事並不困難，困難是如何使詩的風格烘托全劇。於是詩的情調的統一，便作爲我研究的重心。感謝郭先生授權並指示，我斟酌修改，在第五幕大膽的刪去了八面，使趙雲的對話特別顯著，並增加了酒家女——春姑的若干台詞。第三幕純爲醜惡的暴露，而醜惡似乎也不宜以詩來讚嘆。因此在美與醜的對比之解釋下，且讓第三幕不在詩的格調方面調和，而求節奏的調和。

爲了人物太多演出時發生困難，也爲了省些演出開支，經舞台監督之提議並得作者之同意，我減少了一部份人物，如第三幕之樂隊及宮女等，又第五幕的衛生營士長，都經減少數人。這固然減色不少，但自信並不妨害演出的效果。同時減去了第五幕的丑角，反而可使嚴肅的空氣加強了劇本的嚴肅。

經過一番整理和準備之後，郭先生又在第二幕增加了三千餘字，使糜仲子和趙雲的對話更加堅強有力。同時他還在同幕結尾時增加了喜劇的場面，我爲了二幕須在送趙雲赴韓城時有一個莊嚴的畫面，又徵得作者的同意請他割愛了。這實在是應該向郭先生表示歉意的了。

第二幕我增加了春姑斟酒一場，第四幕增加了春姑回憶的一場，都是爲了增強少女對英雄的愛戀，這使酒家女對趙雲的一見傾心更能自然的發展，這是形象的說明她「心已許人」而激發其至韓城殉情的悲烈行爲。第五幕少女對衛士們慷慨陳詞，我也增加了幾句激動的話，一方面爲了她本身正義的宣揚，另一方面也可藉此激發衛士甲乙的偉烈的義舉。的確，衛士甲乙的義舉是很容易處理的。難則在守

屍時我也曾經加了幾句對當時政治不滿的話，但是當他們聽了酒家女的宣揚正義之後，沒有更好的方法表現衛士們對英雄烈女之同情，以致「殺狗官」的行爲比較的有兀突之感，這完全是我着力不够之故。

上演了三場以後，郭先生又在第三幕加了一場，那便是第二幕的食客演化爲韓山堅，在第三幕他與宰相快累有一番針鋒相對的對話，這確把醜惡的一面暴露得淋漓盡致了。正如郭先生所說的使他感覺滿意，因為如此才使美與醜有了極明確的對比。我很想將第三幕比劍的地方特別誇大起來，可是爲了要和全劇調和，到底打消了這個念頭。

前面說過，棠棣之花的劇本是寫實，然而我不能完全以寫實的手法來處理它，原因是二千多年前現實生活究竟如何，確實無從知道，當然無從完全寫實。而且爲了強調詩與美的渲染，又不能不羅曼羅克地使正義與熱情充分洋溢起來。因此我不敢標榜此爲寫實主義抑爲羅曼主義，我只是想像中的古人的生活行爲可能程度的美化而已。聲音動作的程式化與裝飾化乃是我所注意的，然而那些也是出發於生理的自然變化與由於服裝的規定，因而和寫實的距離並不很遠。

郭先生曾經說過，日本櫻花時節的風光，給與他創作第二幕及第四幕的影嚮頗爲不小，同樣，日本人的生活起居，也使我作爲摹擬古人生活樣式的樣本。例如席地而坐，上階後扶正草履，拭席擦窗以及跪坐

盤坐等等，都是留學日本時所得來的記憶。日本的文物衣冠乃至於生活起居，都是從我國古代學習得去。直到現在仍然保存不變，只是我國卻變化很快，而祖先也不多給現代子孫多留些記憶，因此有的時候卻只好反向日本借用了。

秦漢以前的文化幾不可考，這是衆所週知的事。馬彥祥兄得到了東漢時代的畫刻拓畫，作為戰國時代的衣冠用品等之樣式，當然是比較可信的了。然而有許多地方還不能不通過我們現代人的審美觀念的想像以補不足，於是我以為不必拘泥於考古，等得到了佈景服裝道具設計者諸兄的同意，我們是若干程度改變了的，例如許多用具都照原物尺寸縮小了三分之一。——這也是不能採取寫實主義手法的原困了。

因為舞台的不夠大更不能活動，自然使演出各方面都受到阻礙。佈景設計不必寫實也不能寫實，只求其圖案的美與整個的配合起來。第一、二、四幕是右輕左重，第三幕是左輕右重，到第五幕便綜合起來將重心放在正中。於是人物的地位求其配合佈景的輕重，除掉二、四幕的活動非偏於左方不可。致不能完全勻稱。到第五幕乃用對稱的方法來安排地位，這也是表示綜合的激發高潮的意思。舞臺不大，使第二幕的舞踊不能充分發展，似乎是一缺憾，可是舞踊部份還不能與整個的戲配合起來，多少成為突出的插畫，這又不能不是我自己的過失了。

關於第五幕的燈光做戲，（路燈與女主人公一同顫抖而熄滅，）雖不為觀衆十分注意，卻是照明工作的朋友們用心之處。關於音樂，鳥鳴曉曉及水聲潺潺，都未能表現，不能不是全劇的損失，可是第三幕以鐘鼓之聲表示朝廷禮樂的莊嚴，以及第一、四、五幕的音樂的伴奏，都是頗爲重要的。第一幕我也曾想以鐘聲增強淒涼的情調，可是想到當時佛教未入中國，決無遠寺晚鐘之理，所以只好不用。至於歌曲，部份使這次演出增色不少，我誠懇的感謝兩位作曲家的合作。

多謝演員諸友都同意了我的理解，在郭先生感召之下精誠合作的嚴肅工作，使我衷心銘感。地位和動作都不能顯著的變化，假如不是諸女士先生的內心的戲充實起來，必然沒有相當成就。可惜沒有充份的時間更加以琢磨，以致不會做到如理想的那般完善，這又使我感覺慚愧的了。

以上是我的自供，就正於郭沫若先生，並供劇評家之參考。

一九四二年一月棠梨之花第三次上演時於重慶天官府。

「棠棣之花」的故事（傳說出時用）

這故事出在西紀前三七一年。那時候在中國是戰國時代。瀋關以東六個強國：韓、趙、魏、燕、齊、楚。瀋關以西一國強國，便是秦。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稱爲「戰國七雄」。

秦國最強，有逐漸吞滅關東諸侯的形勢，因此在關東諸侯方面，政治上的主張便分成兩派：一派主張聯合抗秦，另一派主張親秦。

這戲劇是抗秦派和親秦派鬥爭中一個插曲。

故事是出在韓國。韓國和趙、魏兩國本來都是晉國的家臣，但就在西紀前三七六年，三家把晉國分裂了，成爲了三個獨立國。

在這時韓國的君長是韓宣惠，他的丞相俠累便是主張三家分晉，並且傾向於親秦的，俠累的政敵嚴仲子卻反對三家分晉，並主張聯合諸侯一致抗秦。嚴仲子因鬥爭失敗，便只好到國外、濮陽地方亡命，但他始終想除去俠累，破壞他的親秦的陰謀。

齊國的軹城深井里有一位青年俠客名叫聃政，他很有勇名而又重義氣，也是一位抗秦派，他隱居在

屠狗生活中，和他一位孿生的姐姐孟姜，侍奉着他們的老母。

嚴仲子有一次親自來拜訪他，意思是要他出來活動，解除中原的禍患，但孟政不忍離開他的母親，便謝絕了。

不久他的母親死了，又服滿了三年之喪，孟政有一天晚上便和他的姐姐去拜別母親的墳墓，要獨自往濮陽地方去探訪嚴仲子。

走到濮陽橋，適逢其會，嚴仲子和他的同志韓山堅正在橋頭一座酒家裏飲酒，嚴仲子在這時才把他和孟姜的往事，明白地告訴了孟政，並且還告訴了一個消息，便是侯累就在這幾天之內，要和秦國的使臣在東孟地方相會，秦國是想誘引韓國，共同去討伐魏國，並允許侯累如把魏國打下了，要封他為魏國的國君，這消息就是由韓山堅探聽來的，他本是韓侯的侍從長，探得了侯累的陰謀，特地到濮陽來，和嚴仲子商量對策。

就這樣，孟政便自願到東孟之會去行刺。由韓山堅做嚮導，準備在東孟會上，扮着秦使的跟隨去殺侯累。

酒家的主人是一母一女，女兒名叫奉姑，年僅十七八，但認識很清楚。志向也遠大，他見着孟政年少英俊，慷慨尚義，便一見傾心。當孟政臨行的時候，她折了一枝桃花贈別，以表自己的傾慕之意。

肅政與韓山去後，在東孟會上，照着預定計劃，將俠累與韓哀侯一並刺殺了。韓山當場遇害，肅政亦自殺，但在自殺之前澈底毀壞了自己的面容。因此韓國便無人知道他究竟是什麼人，便棄屍於韓市，懸着千金的重賞，徵求他的姓名和籍貫。

肅政的姐姐肅姜，因為是舉生的姐弟，面貌頗相像，她在他兄弟去後，也女扮男裝來追蹤她的兄弟，同樣走到了濮陽橋，為酒家母所誤認，被遂引進酒店裏息脚。經解釋，算確切探知肅政在幾天前路過此地往韓城去了。

就在這息脚的時候，有一位盲目的老人帶着一位幼女走來，他們是由韓城走來的流浪歌者，在酒店前唱了歌之後，由盲叟口中講出了東孟之會的新聞。肅姜聽得刺客毀了面容自殺了，便放聲痛哭，大呼「這一定是她的兄弟肅政」因為他們兄弟相像，肅政不願連累了他的姐姐，便隱了姓名，毀了面容，以免人認出，去殘害他的姐姐。但這肅姜卻是一位凜烈的女性，她並不怕死，她甘願冒生命的危險，挺身赴韓市，去認明她兄弟的遺屍，傳播他的俠情義氣。

酒家女知道她心上的愛人已經自殺，也自願女扮男裝，隨着肅姜同赴韓市。

肅姜與春姑既到韓市，見死者果是肅政。她們臨屍痛哭，把肅政的聲名傳播了出來，也先後在肅政屍旁自殺了。

五五一年 二月二日 閱畢

成

E(-6) 小調 4/4

別母已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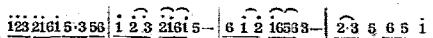
郭沫若詞
明敏曲

(中稍速度) 悲憤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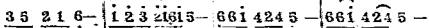
5 6 <u>1 7 6</u> i	5 2 3 5 6—	弱 6—3—	5 6 <u>1 7 6</u> —
(簫伴奏)	(一) 別 母 已 三 年, (二) 若 生 久 叁 歲,		
3 2 <u>1 6</u>	<u>1 2</u> 3 5 2—	3—5—	<u>2 1</u> 7 6 5—
母 去 永 不 歸。 阿 儂 姐 與 弟, 十 空 無 一 先。 既 遭 居 聚 苦,			
6—6—	5 2 3 5 6—	較 強 6 6 1 5 3	2 3 <u>1 2</u> 3—
願 隨 阿 母 來。 春 桃 花 兩 枝, 又 有 飯 菜 飽。 似 僅 匪 自 天,			
6 1 2 3	<u>1 6</u> <u>5 1</u> 6—	6 6 5 6 1	3 2 <u>1 3</u> 2—
分 插 母 慕 旁。 桃 棧 花 臨 時, 房 製 答 由 人; 窗 棧 餘 糧 肉,			
2 5 <u>3 2 1</u>	2 3 <u>1 7</u> 6—	6—3—	5 6 <u>1 7 6</u> —
姐 弟 知 何 往? 不 願 久 偷 生, 親 者 屬 私 兵。 懼 欲 均 食 富,			
3 2 <u>1 6</u>	<u>1 2</u> 3 5 2—	3—5—	<u>2 1</u> 7 6 5—
但 願 離 甜 烈 死。 願 將 一 已 命, 儂 欲 甜 強 權。 願 爲 施 痘 使,			
5—6—	5 2 3 5 6—	2 1 7 6 5 2 3 5	6 2 <u>1 7 6</u> —
救 後 若 生 起! (簫伴奏) 除 役 害 眾 退!			

B(—3) 小調 4/4 明月何皎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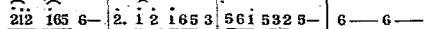
郭沫若詞
張定和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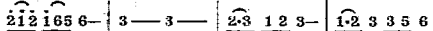
(簫伴奏) 明月 何皎皎，白楊 聲簫簫，阿 儂姐與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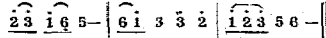
離別 在今宵。(哥) 今宵 離別後，



相會 不可期，多看 姐兩眼，多聽 姐歌聲。汪 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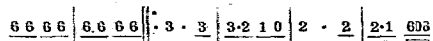
淚 潏 水，映 出 四 輪 月。俄 頃(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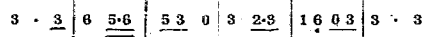
即 無 孤。月 輪(哥) 永 不 滅！

E(—6) 小調 3/4 去罷兄弟呀！

郭沫若詞
張定和曲



去 罷 兄 弟 呀！ 去 罷 兄 弟 呀！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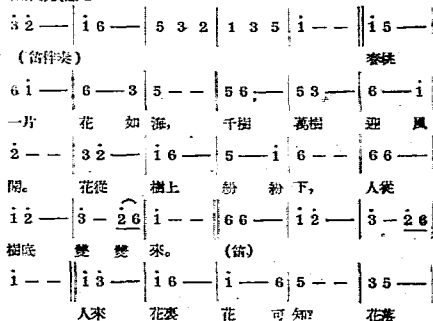
望 你 鮮 紅 的 血 液， 鮮 紅 的 血 液， 迸 發 成



B(-6) 小調 3/4 春桃一片花如海

黎漢持詞
明 敏曲

(稍快) 快意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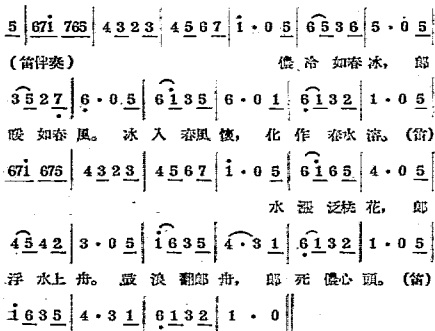


E(-6)小調 2/4

濃冷如春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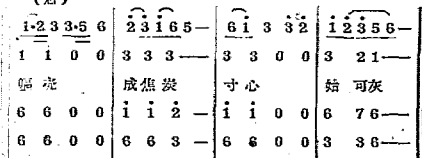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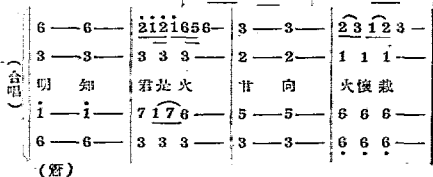
郭沫若詞
明 景曲

(稍快)陶醉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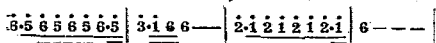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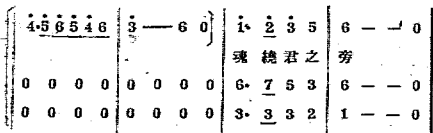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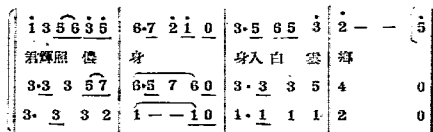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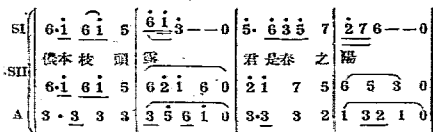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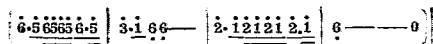
B(-6) 小調 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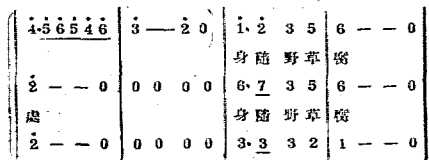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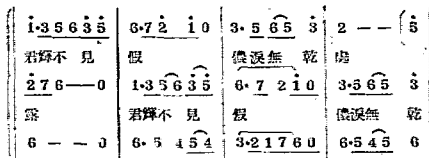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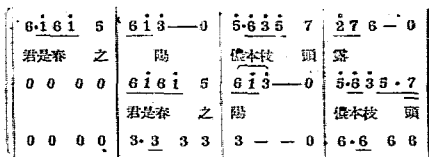
風 火 蛾

郭沫若詞
張定和曲

F (—6) 小調 ¼

濃本枝頭露

郭沫若詞
張定和曲



F(-6) 小調 4/4

湘

果

郭沫若詞
張定和曲Moderato
(Flute I & II)

(女聲獨唱與齊唱)

$\dot{1} \cdot \underline{\dot{3} \dot{6} \dot{1} \dot{6} \dot{1}}$	$\dot{3} \cdot \underline{\dot{2} \dot{1} \dot{6}}$	$\underline{\dot{5} \dot{1} \dot{3} \dot{5} \dot{6} \dot{1}}$	$\dot{5} - 0 0$
0 0 0 0	$\dot{1} \cdot \underline{\dot{3} \dot{6} \dot{1} \dot{6} \dot{1}}$	$\dot{3} \cdot \underline{\dot{2} \dot{1} \dot{6}}$	$\underline{\dot{5} \dot{1} \dot{3} \dot{5} \dot{6} \dot{1}}$
0 0 0 0	$0 0 0 \underline{\dot{6} \dot{2} \dot{1}}$	$\underline{\dot{3} - \dot{3} \dot{6} \dot{2} \dot{1}}$	
5 - 0 0	$0 0 0 \underline{\dot{6} \dot{5} \dot{6}}$	$\dot{1} \dot{7} \dot{6} -$	
	$\dot{6} - - - 0$	$0 0 0 \underline{\dot{6} \dot{2} \dot{1}}$	$\frac{3}{4} \underline{\dot{3} \cdot \dot{2} \dot{3} \dot{5}}$

(女高聲獨唱) 呵

淚珠兒

快要滾盡

4/4

(稍快)

$\underline{\dot{6} \cdot \dot{5} \dot{5} \dot{6} \cdot \dot{1} \cdot}$	$\underline{\dot{3} \dot{6} \dot{5} \dot{3} \dot{2} -}$	$\underline{\dot{3} \cdot \dot{2} \dot{3} \dot{5} \dot{1} \dot{2}}$	$\underline{\dot{3} \dot{2} \dot{3} \dot{0} \dot{3} \dot{5} \dot{2} \dot{1}}$
了愛人呀你	還不回來啦	我們從春望到	秋 從秋望到
$\underline{\dot{6} \dot{5} \dot{6} \dot{0} \dot{3} \dot{5}}$	$\underline{\dot{6} \cdot \dot{1} \dot{5} \dot{6} \dot{1}}$	$\frac{3}{4} \dot{3} - -$	$\frac{4}{4} \underline{\dot{2} \cdot \dot{2} \dot{2} \dot{2} \dot{2} \cdot \dot{1}}$

夏 望到 水枯石爛

了

愛人呀 你

(速度回原)

(漸慢) $\underline{0 \dot{6} \dot{5} \dot{5} \dot{6}}$	$\underline{\dot{3} \cdot \dot{2} \dot{1} \dot{5} \dot{1} \dot{2}}$	$\underline{\dot{3} \dot{2} \dot{3} \dot{5} \dot{3} \dot{5} \dot{2} \dot{1}}$	$\underline{\dot{6} \dot{5} \dot{6} \cdot}$
$\underline{\dot{2} \cdot \dot{3} \dot{1} \dot{7} \dot{6} -}$	$0 0 0 0$	$0 0 0 0$	$0 0 3 \dot{5}$

回不回來 呀

(暗轉)

(女聲齊唱) 我們

6 5 6. 2̣ 1̣ | ^{3/4} 3̣. 2̣ 3̣ 5̣ | ^{4/4} 6 — 6 1̣ | 2̣ 1̣ 2̣. 5̣ 4̣ 5̣ |
爲了他淚珠兒 快要流盡了 我們爲了他寸心兒

6. 5̣ 6̣ 0̣ 6̣ 0̣ | 6 5 6 — | $\left(\begin{array}{c} \overset{\cdot}{0} \overset{\cdot}{3} \overset{\cdot}{2} \overset{\cdot}{1} \\ \overset{\cdot}{2} \overset{\cdot}{3} \overset{\cdot}{2} \overset{\cdot}{1} \end{array} \right) \left| \begin{array}{c} \overset{\cdot}{3} \overset{\cdot}{6} \overset{\cdot}{3} \overset{\cdot}{5} \overset{\cdot}{6} \\ \overset{\cdot}{2} \overset{\cdot}{1} \overset{\cdot}{2} \overset{\cdot}{3} \overset{\cdot}{4} \overset{\cdot}{5} \end{array} \right| \overset{26}{\overset{\cdot}{2} \overset{\cdot}{1} \overset{\cdot}{2} \overset{\cdot}{3} \overset{\cdot}{4} \overset{\cdot}{5} \overset{\cdot}{6}} |$
6. 5̣ 6̣ 0̣ 6̣ 0̣ | 6 5 6 — | 0 0 0 3̣ = 2̣ 1̣ | 3̣ 6̣ 3̣ 5̣. 6̣ |
0 0 0 0 | 0 0 0 0 |

快要破 破 破碎了 (暗轉) (女高音獨唱)

1 — — — | 6 — — — | $\left(\begin{array}{c} \overset{\cdot}{0} \overset{\cdot}{6} \overset{\cdot}{5} \overset{\cdot}{6} \overset{\cdot}{5} \overset{\cdot}{1} \\ \overset{\cdot}{2} \overset{\cdot}{1} \overset{\cdot}{2} \overset{\cdot}{3} \overset{\cdot}{4} \overset{\cdot}{5} \end{array} \right) | 2̣ — — — |$
6 6 6. 5̣ 5̣ | 6̣ 1̣ 4̣ 3̣. 2̣ | ¹² 1̣ 5̣ 6̣ — 0 | 2̣ 2̣ 2̣. 1̣ 2̣ |
層層鎖 著的 九巖山上 的 白雲啊 微微波 著的

$\overset{71}{\overset{\cdot}{0} \overset{\cdot}{1} \overset{\cdot}{7} \overset{\cdot}{1}} | \left(\begin{array}{c} 2̣ — — — \\ 0̣ 1̣ 2̣ 3̣ 3̣ 6̣ 2̣ 3̣ \end{array} \right) | \left(\begin{array}{c} 0̣ 1̣ 5̣ 6̣ 2̣ 4̣ 5̣ 6̣ \\ 2̣ — — — 0̣ \end{array} \right) |$
⁵⁶ 5̣ 4̣ 6̣ 2̣. 1̣ | 5̣ 4̣ 5̣ — 0 | 4̣ 5̣ 6̣. 5̣ 6̣ 1̣ | 2̣ — — — 0 |
洞庭湖中的 流水啊 你們知不知道 他

1̣ | $\left(\begin{array}{c} \overset{\cdot}{0} \overset{\cdot}{1} \overset{\cdot}{2} \overset{\cdot}{3} \overset{\cdot}{3} \overset{\cdot}{6} \overset{\cdot}{2} \overset{\cdot}{3} \\ \overset{\cdot}{2} \overset{\cdot}{1} \overset{\cdot}{2} \overset{\cdot}{3} \overset{\cdot}{4} \overset{\cdot}{5} \end{array} \right) | \text{(漸慢)} |$
⁵⁶ 1̣ 2̣ 3̣. 2̣ 3̣ 5̣ | 6̣ — — — 0̣ | 6̣ 5̣ 6̣ 1̣ 3̣. 2̣ | 3̣ 5̣ 6̣ — — — |
你們知不知道 他 知不知道他的 所在 啊

(6 5 6 —)
0 0 0 0

B(-6) 小調 4/4 我把你這張愛嘴

郭沫若詞
張定和曲

快 3 2 | 1 . 2 3 3 | i — 5 | 6 — i 0 | 6 — 0 |
(笛)

2 . 3 1 2 | 5 — — | 6 — — | 6 . 0 0 0 ||

S	5	6-5 6 5	6-i 6	3 —	3 — 0	5-6 5 3
	我	把 你 這 張 愛	嘴			比 成 一 個
A	0	1 —	1 —	7 —	7 — 0	6 —
T	0	3 —	3 —	5 —	5 — 0	5 —
B	0	6 —	6 —	3 —	3 — 0	3 —

唔

唔

S	1 — 6	2 —	2 — 5	1-2 3 5	i — 5	6 — i 6
	酒	杯		喝 不 盡 的 酒		真 美
A	6 —	6 —	6 — 0	1 —	1 —	1 —
T	5 —	4 —	4 — 0	3 —	3 —	3 —
B	3 —	2 —	2 — 0	6 —	6 —	6 —

唔

唔

S	3—0	2-3 1 2	5—	6—	6 ^p —	5 6-5 6 1
	酒	使我時常	醉			我記住這
A	1—0	3—	3—	3—	3—0	3—
T	3—0	2—	2—	1—	1—0	2—
B	6—0	3—	3—	6—	6—0	3—

唔

唔

S	5—2	3—	3—0	5-6 5 3	1—6	2—
	乳	頭		比成兩座	故	墓
A	3—	3—	3—0	3—	3—	4—
T	2—	1—	1—0	3—	3—	2—
B	3—	6—	6—0	6—	6—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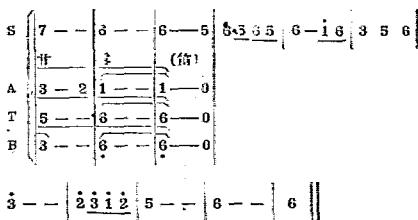
唔

唔

S	2—0	1 2 3 5	1—5	6—1 6	3—0	慢 2-3 3 1 2
		我們兩個	睡	在墓	中	血液兒化成
A	4—0	1—	1—		1—0	5—
T	2—0	3—	3—	3—	3—0	3—
B	2—0	6—	6—	6—	6—0	3—

唔

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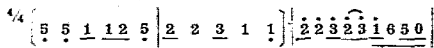
O Major $4/4$

在昔有豫讓

郭沫若作詞
張定和作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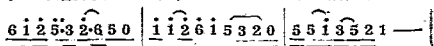
Moderato

(獨唱)



(Cello 代替古琴以 *Pizz* 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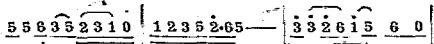
在昔有豫讓



乃是假義伏見

初事 范中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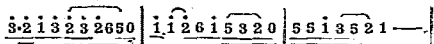
其名 無所知



去而事智伯

智伯 國士之

智伯 伐趙 襄



三家分其地

趙襄 漆智頭

用以爲飲 器

(1̣ 1̣ 2̣ 5̣ 1̣ 5̣ 3̣ | 2̣ 2̣ 3̣ 6̣ 2̣ 5̣ 5̣) | 2̣ 2̣ 3̣ 2̣ 3̣ 1̣ 6̣ 5̣ 0

豫讓逃山 中

6̣ 1̣ 2̣ 5̣ 3̣ 2̣ 6̣ 5̣ 0 | 1̣ 1̣ 2̣ 6̣ 1̣ 5̣ 3̣ 2̣ 0 | 5̣ 5̣ 1̣ 3̣ 5̣ 2̣ 1̣ —

報仇 思所從

變名為刑 人

入宮 塗 胸中

5̣ 5̣ 6̣ 3̣ 5̣ 2̣ 3̣ 1̣ 0 | 1̣ 2̣ 3̣ 5̣ 2̣ 6̣ 5̣ — | 3̣ 3̣ 2̣ 6̣ 1̣ 5̣ 6̣ 0

趙襄如廁 時

不 覺 心中動

執問 塗 胸 人

3̣ 2̣ 1̣ 3̣ 2̣ 3̣ 2̣ 6̣ 5̣ 0 | 1̣ 1̣ 2̣ 6̣ 1̣ 5̣ 3̣ 2̣ 0 | 5̣ 5̣ 1̣ 3̣ 5̣ 2̣ 1̣ —

豫讓乃自供

欲報 智伯仇

故變 名 為雷

(1̣ 1̣ 2̣ 6̣ 1̣ 5̣ 3̣ | 2̣ 2̣ 3̣ 6̣ 2̣ 5̣ 5̣) | 2̣ 2̣ 3̣ 2̣ 3̣ 1̣ 6̣ 5̣ 0

左右問讓 言

6̣ 1̣ 2̣ 5̣ 3̣ 2̣ 3̣ 5̣ 0 | 1̣ 1̣ 2̣ 6̣ 1̣ 5̣ 3̣ 2̣ 0 | 5̣ 5̣ 1̣ 3̣ 5̣ 2̣ 1̣ —

皆曰 何殺之

趙襄 曰 殺我人

吾誰 遇 避耳

5̣ 5̣ 6̣ 3̣ 5̣ 2̣ 3̣ 1̣ 0 | 1̣ 2̣ 3̣ 5̣ 2̣ 6̣ 5̣ — | 3̣ 3̣ 2̣ 6̣ 1̣ 5̣ 2̣ 0

豫讓復讓 身

吞 炭 為乞兒

行乞 見 其妻

3̣ 2̣ 1̣ 3̣ 2̣ 3̣ 2̣ 6̣ 5̣ 0 | 1̣ 1̣ 2̣ 6̣ 1̣ 5̣ 3̣ 2̣ 0 | 5̣ 5̣ 1̣ 3̣ 2̣ 1̣ —

其妻不能知

行乞 見其友

其友 乃悉其

(1̣ 1̣ 2̣ 6̣ 1̣ 5̣ 3̣ | 2̣ 2̣ 3̣ 5̣ 6̣ 1̣ 1̣) | 5̣ 5̣ 3̣ 2̣ 0 2̣ 2̣ 3̣

友 曰 豫讓乎

2̣3̣2̣ 1̣3̣ 5̣6̣0 | 1̣1̣2̣6̣1̣5̣3̣2̣0 | 5̣5̣1̣3̣5̣2̣1̣—

胡爲 種汝身 以汝之才 智 委實 爲 趙氏
ritard

5̣5̣6̣3̣5̣2̣3̣1̣0 | 1̣2̣3̣5̣2̣6̣5̣1̣0 | 3̣-2̣ 3̣5̣ 6̣5̣6̣0 |

趙氏必信 汝 何 事 不能成 趙已 不能肯

6̣5̣ 6̣3̣ 2̣ — | 3̣3̣5̣2̣3̣1̣6̣5̣0 | 1̣0̣ 3̣0̣ 5̣0̣ 2̣1̣6̣1̣0 |

只自 淚縱 橫 逢上 卅五 字 “不能懷二心”
a tempo

1̣ 1̣ 2̣6̣1̣ 5̣3̣ | 2̣ 3̣3̣ 5̣2̣ 1̣ 1̣ | 5̣-6̣ 5̣0̣ 3̣ 2̣ 3̣ |

棄 子 臨 當 出

5̣3̣5̣6̣3̣ 2̣ — | 5̣5̣6̣3̣5̣2̣7̣6̣0 | 2̣2̣5̣7̣2̣6̣5̣ — |

騎過 仰戰 橋 乞兒 出 橋 頭 對馬揮 長 刀

2̣2̣3̣7̣2̣6̣7̣5̣0 | 5̣-6̣7̣2̣6̣7̣5̣2̣3̣0 | 3̣ 3̣ 5̣6̣-5̣ 6̣ 0 |

馬驚 棄子笑 此 必 塗 兩 狼 執 之 果 豫 讓

2̣7̣2̣3̣7̣ 6̣ — | 5̣5̣6̣3̣5̣2̣7̣6̣0 | 2̣2̣5̣7̣2̣6̣5̣ — |

棄子 怒爲 消 不忍殺君 身 君義 已 云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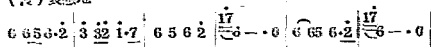
5̣-1̣2̣-6̣2̣ 5̣3̣ | 2̣ 2̣3̣ 6̣2̣ 5̣ 5̣ | 2̣2̣3̣2̣3̣1̣6̣5̣0 |

豫讓自斫 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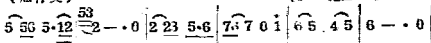
B(-6) 小調 4/4 薄花生樹 郭沫若詞 郭沫若曲

(慢) 哀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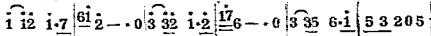


(暫停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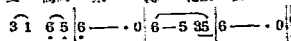
薄花生樹



雙鴿鳴飛 告懷伊人我心憂悲



雙鴿高飛 薄花生樹不見伊人我



悲誰訴

十五開・全集本)

五種

A-1

海燕版 二十二元
海燕版 十五元六
海燕版 靜印中

A-1

羣益版 改訂中
羣益版 改訂中

A-3

羣益版 改訂中
羣益版 改訂中

A-6

羣益版 改訂中
羣益版 七元

A-7

羣益版 改訂中
羣益版 改訂中
羣益版 改訂中

- 1 (題未定)
- 2 羽書集
- 3 今昔蒲劍集
- 4 沸羹集
- 5 天地玄黃
- 6 (題未定)

羣益版 改訂中
羣益版 改訂中
海燕版 十六元五
大手版 十三元
大手版 十五元
羣益版 改訂中

★

翻譯已出五本

浮士德 (歌德著) 羣益版 三十元
少年維特之煩惱 (歌德著) 羣益版 七元五角
赫曼與竇綠苔 (歌德著) 羣益版 七元五角
美術考古一世紀 (朱海崖可著) 羣益版 二十元
譯詩集 建文版 十三元

★ ★ ★



★ ★ ★

詳細目錄另排印
一九五二年出齊
翻譯集二十六種

羣益出版社刊行
一九五〇年出齊
著作集三十三種



郭沫若先生著作集目錄

著作集共三十三種已出十三種・另已出全集

歷史 D

小說・詩

- | | | |
|------------|-----|-----|
| 1 中國古代社會研究 | 羣益版 | 十六元 |
| 2 青銅時代 | 羣益版 | 改訂中 |
| 3 十批判書 | 羣益版 | 改訂中 |
| 4 屈原研究 | 羣益版 | 改訂中 |
| 5 歷史人物 | 海燕版 | 九元 |

- | |
|---------|
| 1 地下的笑聲 |
| 2 抱劍集 |
| 3 (題未定) |

自傳 A-1

- | | | |
|--------|-----|-----|
| 1 少年時代 | 海燕版 | 十八元 |
| 2 革命春秋 | 海燕版 | 十九元 |
| 3 跨出東海 | 海燕版 | 著作中 |

- | |
|-------|
| 1 三葉集 |
| 2 書信集 |

戲劇 A-2

- | | | |
|------------|-----|------|
| 1 女神及其它 | 羣益版 | 改訂中 |
| 2 棠棣之花 | 羣益版 | 七元五角 |
| 3 屈原 | 羣益版 | 排印中 |
| 4 虎符 | 羣益版 | 排印中 |
| 5 筑(又名瑪瑙台) | 羣益版 | 排印中 |
| 6 孔雀胆 | 羣益版 | 九元五角 |
| 7 南冠草 | 羣益版 | 八元五角 |

- | |
|----------|
| 1 文藝論文集 |
| 2 文藝論文續集 |

- | |
|-------------|
| 1 鳳凰詩集(七二輯) |
| 2 朔塘集(附戰集) |

- | |
|---------|
| 1 蘇聯紀行 |
| 2 南京印象 |
| 3 抗戰回憶錄 |

日記回憶錄

室煉之花

• 有 所 權 版 •

刊行者：

著 者 郭 沫 若

發行人 吉 少 甫

刊行日期 一九四九年七月

基本定價 七 元 五 角

印刷者 中國印書館

季益出版社

上海（〇區）武昌路四七六號

全 A-2-3) 2 (1500-4500) 毫 (1035) (176P)

上海五洲大藥房



• 1949 •

基本定價
七元五角



上海五洲大藥房
發行 0.35